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62

觀濤奇禪師語錄

清 大奇說　興舒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次
  - 住皋亭山崇先顯孝禪寺語錄一
  - 住皋亭山崇先顯孝禪寺語錄二
  - 住建昌府新城壽昌禪寺語錄一
  - 住建昌府新城壽昌禪寺語錄二
  - 拈古
  - 頌古
  - 法語
    - 示瞿次知藏
    - 示雪巢侍者
  - 詩偈
    - 巖上吟
    - 尋山
    - 縛屋
    - 編籬
    - 栽松
    - 鏟草
    - 筧水
    - 折蔬
    - 移竹
    - 采茶
    - 書妙高菴壁
    - 寄棲霞鶴谿兄
    - 留別丹叔
    - 寄天界谷語兄
    - 寄贈苕上嚴三求
    - 答棲霞睡翁兄
    - 題畫
    - 寄懷明招補兄
    - 藥地智兄書至喜而賦荅
    - 寄借菴弘子
    - 送嘯谷知藏歸江西

        - 喜且翁和尚過皋亭
        - 送光典客歸省
        - 泉書記得天然水如意賦詩予喜和荅
        - 峨峰
        - 廩山
        - 溪行
        - 麥羹垢
        - 老人石
        - 寄巢者法姪
        - 辛亥冬省月坡老師
        - 落梅
        - 寄皋亭舒長老
    - 讚
        - 釋迦佛
        - 托缽佛
        - 大士
        - 壽昌經老和尚
        - 東苑鏡老和尚
        - 天界盛老和尚
        - 自影
        - 介山頭陀小像
        - 無年齡公小像
    - 佛事
    - 銘
        - 盱郡金樓峰寶輪寺知予耆宿塔銘(并序)
        - 盱郡永光弘比丘尼塔銘
    - 壽藏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觀濤奇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上堂(小參晚參附下同)
卷二
上堂
卷三
上堂
卷四
上堂
卷五
拈古
頌古
卷六
法語
詩偈
讚
佛事
塔銘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興舒等編

師於順治庚子秋，受杭州護法縉紳、文學居士，暨本山耆舊請，住皋亭山崇先顯孝禪寺。
三門。「潑天門戶，原無階級。就路還家，君子可入。」卓拄杖便進。
彌勒殿。「大坐當軒，笑等何人？我若不來，有屈難伸。」
佛殿。「拄的拄，撐的撐，帶累麻三斤，依舊可憐生。且道新長老到來又作麼生施設？」以手炷香，曰：「捻土定千鈞。」(時殿屋傾圮。)
韋馱殿。「量才補職，相席打令。汝承佛敕，我奉師命。卓古該今，諦聽諦聽。」
伽藍祠。「現成行市，不費唇齒，時有通塞，物有麤美，廣大家風，從新做起。」

列祖堂。「面面相覷，鬼爭漆器。彼此各說異端，好似花開碓嘴。所以項上鐵枷，豈是無因而至？今日狹路相逢，果然業難迴避。」
宋開山第一代悟空禪師真歇清了祖像。「開疆展土，立標建幟，正偏干城，主賓文備。仔細檢點將來，大似乞兒小利。引得後代兒孫，盡道顧名思義。門前桃李成蹊，誰識祖翁田地。」
據室。「者裏是從上老古錐與天下人生身陷入泥犁的處所，山僧今日信是業在其中，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如無，吞熱鐵、飲洋銅，各自著便。」
上堂。指法座曰：「須彌燈王如來入平等三昧，為諸人徹困了也。還有知恩者麼？不然，新長老將第二杓惡水潑汝等去也。」遂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為股肱王室，屏翰法城。人人乘般若力，獲金剛心。此一瓣香，向毒鼓聲中撾得，從百怨門裏拈來。囊藏一十二年，不敢輕易著價。今對人天眾前拈出，供養天界善世堂上前住本山覺浪盛大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白椎畢，師曰：「諸佛遞相出世，俱免不得者一椎。還有當爐不避火迸者出來。」(問荅不錄。)乃曰：「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聖諦不為，大藏小藏從何處來；石頭路滑，東土西天自者裏去。共住不知名，邈摸難成；同行不同步，提掇不起。寶鏡當空，光披五位，則有君有臣，有父有子，箇箇始解奉重，人人尊貴自居。威音那畔，田地穩密。空劫已前，家風日盛。高捲洞簾，露出好山秀色；衝開碧落，倒迴九曲文瀾。筆花燦而大地皆春，祥麟出而眾角齊伏。野老自此謳歌，家國以之安怙。雖然共見熙皞，其奈遞相鈍置。若有箇漢向者裏著得眼、出得身，自然不肯循途守轍，溺於名言，脫卻本來衣，不食空王俸，橫身物外，獨步大方，建立埽除，未為分外。正當今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性命俱在新長老手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總不由別人。且道憑箇甚麼得恁般奇特？不見僧問曹山霞和尚：『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曹山老漢將威音王已前、婁至佛已後，一手提來，一肩擔荷，大似以己方人。今日或問新長老：『佛未出世時如何？』只向他道：『填溝塞壑。』『出世後時如何？』『錦上鋪花。』若向者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小參。「萬機休罷，古路坦然，平直透威音外，千聖不攜，坐斷毘盧頂，顯出本來人，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轉功就位，牛背牧童高臥斜陽；轉位就功，扁舟漁父釣殘寒月。功位雙超，石女機梭妙奪天孫之巧，木人雪曲歌回銀漢之章，

賓主混融，人境一致，然後拈一機，鶻眼龍睛莫辨，立一言，河目海口難宣，若是固守寒巖，意存玄解，機不知向背，語未出窠臼，如跛驢上壁，不堪驅馳，直須及盡玄微，掀翻劫外，方可入作，竿木隨身，遇緣即宗，所以道：打破玄關無佛祖，方知此道出尋常。」

上堂。卓拄杖曰：「鴈橫沙塞，猿嘯古臺。夜來風色緊，寒雨打空階。百草頭上，插足不入；鬧市紅塵，挨拶不閒。明明祖意，何用安排。皋亭恁麼道，若是未過五馬橋，笊籬大小，杓柄短長，置之膜外，問著總不知。必須親從浴龍池畔出得一身白汗，方能拍拍是令著著機。先向釜裏添米，灶下抽柴，埽帚匙箸，檢點一回，自然知家大口闊，門庭深邃。又何待十石油麻樹上攤，始去說難說易。大眾！山僧今日困，無佛法身心，少間僧堂內隨例餐饘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天界老和尚忌辰，上堂。問：「好山突出，洞水瀰天，幹蠱重新，誰能出手？」師曰：「涼風吹落葉，秋色滿平蕪。」曰：「秖如先和尚今日還來否？」師曰：「白鴈傳霜信，黃花落客衣。」曰：「恁麼則學人瞻仰有分。」師曰：「且謾承當。」曰：「武夷迴出千峰秀，夢筆花開遍地春。」師曰：「者漢當面塗污。」便打。乃曰：「向上一路，掘地覓天；末後一句，鬼家活計。分付知事行者打鼓，普請大家荷钁持鍬，將法堂前、佛殿後、東廊、西廊，鏟底鏟、埽底埽，且得眼前潔淨、腳下平穩，免彼江西、湖南飯袋子挨挨排排、躡足附耳商量，道有明句、暗句，全提、半提，當央直指最後全機，使老胡西來直指之道便成彎曲了也。賴有黃鶴峰向最平坦處一坐坐斷，使東西南北船來陸來，但到此中皆可登峰造極。若不曾過皋亭渡，又焉知有五馬橋、浴龍池？自然不見山中人。所以，佛祖出世不過為此一事，何妨屈曲垂慈？要他莽鹵者不敢莽鹵、儱侗者不致儱侗，始成佛祖之功。雖然，今日皋亭對人天眾前豈肯覆卻？記得昔年在太平城裏有一箇得力句，不免舉似大眾。」乃喝一喝，便下座。

晚參。「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山門騎佛殿，遶四天下，揚聲大叫云：『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汝等因甚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良久，曰：「特地一場愁。」又曰：「隔身句拈卻一邊，覿面相呈事作麼生？還見壁麼？」

晚參。「點即不到，到即不點。黃梅墜腰石，風雨生苔蘚。投子和尚赤腳下桐城，是汝諸人見慣底。銅砂鑼裏滿盛油，作麼生與他辨主？」一僧禮拜便出，師曰：「聞名不如見面。」

結制，上堂。「選佛場開，是聖是凡齊著倒；心空及第，十分春色屬吾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恁麼不恁

麼總得，釋迦老子無出頭分，德山臨濟只可傍觀。有箇漢向者裏撩起便行，也須勘過了打。若是九十日長期，說吞栗棘蓬，跳金剛圈，長連床上，和泥合水。天下老和尚底老婆禪，誑嚇閭閻。皋亭本擬別行一路，且與諸人放一線道。」以拂子左邊擊一下，曰：「者裏是銀山鐵壁。」右邊擊一下，曰：「者裏是劍樹刀林。還有要求出者麼？」復擊一擊。乃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曰：「臨濟大師雖是箇射鵰手，爭奈輸去先鋒，贏得殿後。若不是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幾乎傷鋒犯手。」

雙峰存和尚訃音至，上堂。「飛猿嶺上事淆訛，碧眼黃頭盡偃戈，報道壽昌橋忽斷，無端平地起風波。我的好大哥！擲卻釣，脫卻簑，謝家人不奈船何，相喚相呼歸去來，棹入蘆花不見他。好大哥！還鄉曲調機何疾？唱出令人不敢和。豈忍和？肯蹉跎，換手搥胸為甚麼？長空無月星徒多，大夜冥冥暗誰破？不見道：涅槃生死等空華，成佛作祖皆話墮。雖然如是，且道：壽昌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良久，曰：「夜明簾捲門高廠，水上東山雪嵯峨。」

晚參。舉：「世尊初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總謂雲門跨灶，也是疾行先長；皋亭也與一棒，貴圖兩得相見。爾等還甘麼？」

金華分衛歸，上堂。「古人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山僧雖離家六十日餘，拄杖子穿雲渡水、打雨打風，婁智者七寶鉼是甚閒家具？雙林傅大士道冠儒履釋袈裟，多年滯貨，聞名不如見面。」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向婺州界內之遶一回也無甚虧危，而今依舊倚在古屏畔，此是山僧用底。汝等諸人合有長處，試舉似看。」眾無語。師曰：「不圖打草，且要驚蛇。」

解制，上堂。「把住也在我，放行也在我，九十日內事，看來成話墮。有底聞恁麼說話，便道將差就錯，挾袱上法堂，背身著草鞋便去。雖則似俊鷂快鷹，依舊在孤峰頂上草裏坐。阿呵呵！囉囉哩！哩哩囉！」

上堂。問：「高提祖印，正令當行。請師說法，垂何方便？」師曰：「山僧敗闕。」曰：「只如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和尚說法與他是同是別？」師曰：「瞞得阿誰。」曰：「怎奈學人何？」師曰：「你得恁麼懵懂。」曰：「一句無私語，當陽顯大機。」師曰：「三十年後。」乃曰：「濃雲乍卷乍開，寒雨欲止不止。打溼達磨

眼睛，浸爛釋迦鼻孔。深山巖崖裏事，鬧市紅塵中挨拶將來；枯木髑髏前機，平田淺草上針劄不入。千斤擔，五兩輕，時人行履；十石車，萬斛船，末後功勛。須知信手拈來，粒粒皆從者一粒生。且道者一粒畢竟從甚麼處生鑿？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結制，上堂。「皋亭開爐結制，薪米亦難措備，忍饑尚且不暇，有甚西來祖意？旋斫生柴燒火，溼煙薰眼流淚，十方龍象交參，勉強扳條引例，兩序綱紀整肅，叢林風規不墜。事在發軔之初，約法三章告示：第一、不得躲根；第二、不許瞌睡；第三、所關重大，拈匙把箸誰為？舌頭原自無骨，鼻孔秖可出氣，從頂至踵揣摩，聖名凡號孰置於此？借令而行，破釜沉舟之計，戰退生死魔軍，始見心空及第，直待嫌佛不做，腦後一椎授記。」乃召大眾，曰：「既是嫌佛不做，為甚又要授記鑿？不經敏手雕琢，縱好終成廢器。」

立春，上堂。「二十四氣之始，七十二侯之元，江上柳梢漏洩劫前消息，遠村梅萼占盡格外風光，寒巖異草排成心印，空庭瑞雪顯示家珍，藤條在握，天機歷掌，又何須枯木龍吟吹落片片馨香，髑髏眼瞎折取枝枝秀麗？等閒識得，步步皆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若或躊躇，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佛成道日，上堂。「釋迦老子三千年外于正覺山前明星現時，無端開眼說夢，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雖則似舍已從人，其實冒功要賞，驀面相欺。皋亭一向眼大肚皮寬，不見小過，今日翻思往事，重為告報，意在于何？」便下座。

晚參。舉：「天親菩薩從彌勒內院而下，無著問：『經稱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曰：『秖說者箇法。』天衣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師曰：「彌勒也不錯說，天親也不錯傳，皋亭今日與你重舉，秖是不得錯會。」良久，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烏龍深谷岑和尚至，上堂。舉：「曹山大師示眾曰：『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問曰：『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山曰：『秖為密密，故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雲門諾諾。」師曰：「二大老恁麼問答，雖則告往知來，爭奈疑殺天下人何？然玉局瑤壇盡向步虛聲中唱出，青鸞白鶴皆從散花掌上飛來，知者能於彩雲影裏親見一面，不知者猶在夢中惺惺、醉後叮嚀。且道古人恁麼道、山僧恁麼舉，還是有格則？無格則鑿？幸遇烏龍和尚象駕光臨，大眾翹勤禮請，為汝等決疑。」

晚參。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師曰：「漆以堅自割，膏以明自焚，黃面瞿曇至死不變。強哉矯！」

解夏，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霜鴻陣陣向南征。滿天涼氣斗西指，水落石出句分明。行腳士，莫因循，南岳天台不涉程。」乃顧視左右，曰：「秖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稜層。」

重建大雄寶殿陞梁，上堂。師以拄杖卓一下曰：「向者一片田地，進得一步，著得一眼，自然出生一切佛祖，含育一切有情，安立一切世界，莊嚴一切報土，折伏一切魔外，圓成一切種智。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始能圓中規，方中矩，橫斜延袤，寬廣低昂，理事兼備，因果一如。以此祝聖，國王長壽。以此保釐，物無疵癘。以此兆年豐，穀稼成熟。以此植福田，慈蔭後昆。以此報恩，普覆含生。此猶是建化門庭邊事，未是向上宗乘。且道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乃喝一喝曰：「謾從睹史天宮見，又向皋亭日下看。」

結制，上堂。「佛祖成規，叢林舊例，火爐頭無賓主句，舉似諸人，莫生擬議。青州七斤衫，寒時好當被。」復舉：「長慶因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在。』雪竇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師曰：「長慶、雪竇秖知欲鉤牽人，不顧傷慈近刑。今日有人問皋亭：『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有慚愧者得。』『學人還得也無？』曰：『太無慚愧。』」

小參。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場中選佛是如何？」師曰：「雪打玉麒麟。」曰：「不落階級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云：「向者裏薦取。」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未審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杲日當天。」曰：「秖如疏山道：『肯諾不得全。』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疏山倒嗣三十年，莫是香嚴授記麼？」師曰：「正是闍黎分上事。」曰：「月舟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師噓一噓。問：「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汾陽五門句，請師垂示。如何是入門句？」師曰：「相見了也。」「如何是門裏句？」師曰：「出身不異。」「如何是出門句？」師曰：「拄杖活如龍。」「如何是當門句？」師曰：「獅子咬人。」「如何是門外句？」師曰：「打之遶作麼？」曰：「秖如未問話已前，有一句子在和尚處，又作麼生？」師曰：「合眼跳黃河。」僧顧左右，云：「大眾記取堂頭老漢末後一句子。」師曰：「笑殺傍觀。」乃曰：「學道圖出生死，飲食為療饑虛。佛法本自

無多，受用得著為貴。青原垂下一足，俱胝豎起一指，石室行者踏碓，普化搖鈴入市。見則直下便見，何曾肯涉言語？頂門有路潑天，不必隨人起止。事是現成事，理是本有理。疏山手握木蛇，原是曹家之女。」

立春，兩序為師慶誕，請上堂。師以拄杖卓一卓，曰：「過去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秖為貪程太速；未來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秖為佛法不現前；現在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拄杖子把住，則盡十方世界風匝匝地、水洩不通；拄杖子放行，則大地春回、十洲花發，無影樹覆蔭天下，不萌枝果熟三千。且道拄杖子承誰恩力？有如是奇特、有如是威神。」良久，復卓一下，曰：「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夫那得明？」

小參。「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資福望見剎竿便回去。走殺天下人，不離家舍；坐殺天下人，常在途中。山僧當時若見，總與三十棒。不見道：雲雷相送。」

解制，上堂。「九十日前，山僧有一句子在諸人腳跟下滴水滴凍，諸人抵死要道，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只是道不著。九十日後，諸人有一句子在山僧拄杖頭上，今日特為汝等拈出，儘教三十年後天下人道山僧教壞人家男女，不肯因時轉變，必須待價而沽。沽不沽？趙州東壁挂葫蘆，大的大如木杓、小的小如棘蒲，雖然大小平等，就中也費分疏。」以拂子擊禪床，曰：「向者裏分疏得去，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江北、江南叢林去卜度看，免使他時後日說細說麤。」

武夷東苑鏡老和尚忌日，上堂。「武夷山上雲千頃，九曲溪流清莫比，兒孫代代仰高深，此事可憑重為舉。識破不值半文錢，年深月久價彌增，宗門盡是欺心漢，看來無出阿翁上。老胡西來果無傳，千聖不易真實言，叢林此日一爐香，家醜不許外人揚。」

上堂。問：「蘆花兩岸和明月，夜深不見把釣人。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昨夜鴈回沙塞冷，海門斜挂一天秋。」曰：「高山流水知音少，卻是伯牙遇子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疋馬蓬婆去獨還，無端失卻燕支山。」曰：「柳陌不聞車馬過，花街那聽管絃聲。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無渡朔風吹黑水，不見單騎射虎人。」曰：「陽春白雪歌盈道，滿載清風下十洲。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花發天山春未老，杜鵑聲裏木蘭開。」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曰：「樺皮搭柳樹，纏繞自生枝。」乃卓拄杖曰：「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袖中暗擲金鎚，未免張乖露醜。逢人且乞一文錢，拈得鼻孔失卻口。爭

似皋亭者裏，桑麻相接，雞犬相聞。小者如弟，大者如兄。牛馬同風，總是國王水土，那辨溪西溪東。儘他工夫深，歲月久，自然推門落臼。又何用蘇州有，常州有，普化邈真翻筋斗。」

晚參。舉：「黃檗因南泉問：『黃金為城，白銀為壁，此是甚人居處？』檗曰：『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近前叉手。泉曰：『道不得，何不請王老師道。』檗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惜許。』」師曰：「南泉豢龍有術，擊虎無能。黃檗雖見機而作，其奈身雲不普。檢點將來，兩個老老大大以已妨人。設有人問山僧：『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咄曰：『草裏漢出去。』須知皋亭者裏從來不許倚門傍戶。」

至日，上堂。「群陰剝盡，一陽來復，大冶烹金，藍田出玉。撥轉天關并地軸，惟有無位真人一向元無拘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吹回煖律，冰河燄續，虎嘯寒崖，龍吟枯木。兩序大眾，雍雍肅肅，上來下去，如輻輳轂。此時山僧俱不會，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若不是大地平沉，虛空粉碎，爭顯得一亙晴空，紅日當天？」驀豎拂子：「山僧今日使汝等立地搆去，便能鉗錘佛祖，號令人天，驅耕奪食，敲骨打髓，轉三毒為三解脫，出五蘊為五根力，翻邪破惡，一道平等。切不得分緇素、別男女，愛淨惡染，慕聖輕凡。」良久，乃擲拂子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立春，上堂。師驀豎拳曰：「便恁麼捏聚將來，離名離相，絕照絕用。直得天地易位，七曜迷方，萬象藏形，生佛泯跡。德山臨濟，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汝等向甚麼處摸索。」乃展掌曰：「放開一線道，隨汝等顛倒所欲。於泥牛背上加鞭，令木馬絕塵奔逸。便見金烏東上，玉兔西移。四序迭彰，五行交錯。山河煥彩，草木敷榮。物逐人興，時亨道泰。正當恁麼時，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解制，上堂。師卓拄杖，曰：「未結制已前，山僧口似扁擔，將千二百斤擔子人人肩上著到；及結制已來，山僧口似紡車，罵佛呵祖，自矜自誇。正當今日，有人道得一句子，坐斷山僧舌頭，便能於拄杖頭上風颯颯地，七縱八橫；草鞋跟下踢著踏著，印水印泥。天台普請，南岳遊山，隨處作主，遇緣即宗。還有道得者麼？如無，切忌向諸方說皋亭口過。」

上堂。「桃花紅，李花白，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色不是色。鶯語巧，燕語忙，向者裏聞得一句子，聲不是聲。有般漢聞恁麼道，便向聲前色後坐地，勞他坐斷春風，老布袋東撈西摝，自來寬皮大肚也忍俊不禁，便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纔開口一笑，不覺綠樹陰濃，樓臺倒影。皋亭一向冷眼熱心，不免於根本上剖出，省得他時後日一隊隊摘葉尋枝、牽藤

引蔓者論長較短，說因道果。」驀豎拂子曰：「山中活計雖如此，不與人間作見聞。」

融初慧日齋，并謝江西、淮北二專使，上堂。「昨日有人從江西來，接得淮北信，報道：『黃河水漲，浪激三千里。』拄杖子忍俊不禁，推波助瀾，將阿耨達池流出四海水一齊注入西子湖裏。於是，五老峰、黃鶴峰歡喜踴躍，合掌讚嘆曰：『不但能潤澤八荒，直使盡浮幢王剎眾生皆得飲水知源。今日分付典座、直歲打鼓普請，他時後日免得人道菴內人不知菴外事。』雖然，山僧業方外二十餘年。」驀豎拄杖，曰：「與者上座起居食息未嘗少間，世法、佛法并為一道，有情、無情安置一體，不獨飲我以德、飽我以義，要皆生死以之、性命以之。何故擘？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不見老宿曰：『客從遠方來，貽我徑寸璧，上有四箇字，要且無人識。』」師呵呵大笑，曰：「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欺壓鄉傭，殊不知性海流入義海，一切神通智慧門、一切總持陀羅尼門皆自者裏流出。既無人識得，則貽璧之意與受璧之心何在？山僧即不然，但道：上有四箇字，字字人用得，用得則不無。且道：畢竟是那四箇字？」復以拄杖向空中點三點，曰：「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結制，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火爐，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人與非人、羽毛鱗甲、飛潛動植皆入此中，鼓動橐籥，亙空紅燄，直得情與無情融為一體。正恁麼時，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聽即不無，且道說甚麼法？」良久，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

小參。「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驀豎拂子曰：「看看，夾山和尚來也。還有人道得相見句麼？若也道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擬議不來，騎牛入諸人鼻孔去了也。還知得痛癢也未？」乃放下拂子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晚參。舉：「疏山因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京師出大黃。』」師曰：「皋亭即不然，今夜設有人問：『如何是冬來意？』但對他道：『雪上加霜。』還會麼？京師出大黃，雪上更加霜，窮鬼不凍殺，紛紛錯商量。」

愚菴盂老和尚訃聞，上堂。師拈訃帖示眾曰：「此是愚菴老人三十年於江南、兩浙具無礙辨，作獅子吼，坐斷天下人舌頭底公案。適聞踏倒南北峰、踢翻西子湖，歸涅槃城去了，末後光明稱讚莫及，如優曇花、如消冰日、如清涼月、如破暗燈、如濟溺舟、如光明衣、如天饌味、如摩尼寶，使一切眾生見者、聞者、心思者、意念者、身觸者、鼻嗅者、讚嘆者、毀謗者，悉獲種種殊勝功德。若有一眾生不蒙利益，佛法便有少賸，舍利流輝又不止八斛四斗。山僧

今日信手拈來一粒，打鼓普請，使汝等未見者見取，不獨除惑破障，要且立地心開。」驀豎拂子，曰：「看！看！色奪夜摩帝青寶，照世真燈燄無雙。」

大佛成，上堂。「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如是，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天人群生、蜎飛蠕動悉住其中。正恁麼時，眾生界現，佛又向甚麼處著？不如日月星辰還他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還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天人群生，以致蜎飛蠕動還他天人群生、蜎飛蠕動。正恁麼時，佛界現時，眾生又向甚麼處著？若約皋亭見處，也無佛、也無眾生、也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蜎飛蠕動，一切皆無。若有個漢見得定、把得住，不受人惑。皋亭今日為他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不見曹山和尚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是應底道理？』強曰：『如驢覷井。』曹山曰：『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強曰：『和尚又作麼生？』曹山曰：『如井覷驢。』設有人問皋亭：『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是應底道理？』但向他道：『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若曰：『和尚恁麼道則太煞道，也秖道得八成。』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晚參。「多言多慮，轉弗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前途忽有人借問：『如何是得力句？』畢竟作麼生舉？」良久曰：「若到諸方，切莫道皋亭與汝葛藤來。」

冬至，上堂。「滴水滴凍，好看千峰寒色；寸冰寸燄，發舒大地陽和。直得花綻枯木崖前，果結不萌枝上，無陰陽處滿目光生，大寂滅場百靈滋長。所以，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任他晷運推移，銀臺終是不變，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有者道：『一線長，長一線。』恁麼商量，皆是識情計度，推窮到盡未來際，依舊五九四十五、九九八十一，要見天地之心尚遠在。」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復舉：「玉泉皓禪師示眾曰：『晷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師曰：「皓布褌恁麼舉揚，雖則直截根源，要且帶些寒酸氣在。殊不知大丈夫雖饑而不餒、雖寒而不慄，秖顧賣弄家私，不識舌是斬身之斧。皋亭當時若在眾中，但叉手向前道：『低聲，低聲。』」

元旦，上堂。卓拄杖：「秖此標格，過去諸佛不敢違時失侯，未來諸佛當善奉行，現在諸佛秉是機權，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是，黧奴白牯手舞足蹈，南北兩峰擎拳合掌，水流花笑，魚躍鳶飛。正當恁麼時，畢竟承誰恩力？若也知得，新年佛法一賽兩彩；其或未然，依舊世諦流布。」

晚參。舉：「瑯琊覺禪師曰：『若人道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師曰：「古人雖則舍己從人，其如所費太奢。檢點將來，不但勞而無功，要且自救不了。皋亭不與麼，若人道得通方句，與他一緉草鞋。」

元宵，解制，上堂。「萬仞懸崖撒得手，不論有句無句，自然呵呵大笑；百尺竿頭進得步，不問南來北來，管取匝匝清風。若是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如看走馬燈相似，一隊上來、一隊下去，天台普請、南岳遊山，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神通遊嬉則不無火滅煙消，腳跟下死獦狚地依舊推不向前、拽不退後，勞他古今知識朝一頓、暮一頓，挨拶到髑髏粉碎時，枯椿上始見半紅半白，自謂果熟香飄。皋亭者裏看來，總不堪上齒牙。所以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昇天的事也須颺卻，擲地作金聲直須不顧。』雖然，秖如椎碎妙喜世界底人，因甚又去香積國裏持缽？」復靠拄杖，曰：「放憨作麼？」

晚參。舉：「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山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石女把盞木人奉。散花天子太忙忙，寶絡金鞍雲中送。他年夢入睹史內院大開眼，原來是自家門角裏蘧蒢。吽吽，空香起動。」

普請搬石，晚參。「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仔細檢點將來，大似小兒伎倆。皋亭者裏曝曝論實事，不管暫到、久住，普請東山、西嶺，一轉、兩轉，無論大小，只要虛往實歸、知輕識重，會得底碌碌如玉，不會底落落如石。忽然遇著歸宗和尚，作麼生與他相見？分付直歲：不得普請。」

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曰：「趙州和尚醫得眼前瘡，剖卻腦後肉。皋亭即不然，山人只管看青山，有口何須吞佛祖？」

晚參。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門曰：『透出一字。』」師曰：「透出一字，橫三豎四。爍迦羅眼，不敢正視。帶累東家丘，削跡并伐樹。」

普門大士開光，陳御六居士禮千佛慶誕，請上堂。「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明，虛空烜赫，大地煇煌，問著十箇有五雙不知。父母既生已後者一段光明，晝明夜暗，日居月諸，分辨好惡，較論短長，總被廚庫山門遮掩卻。正恁麼時，皋亭出一隻手，為諸人揭開頂門正眼，露出向上真機，使汝等眉堆岳色，眼注秋江，耳函盡大地，驢鳴犬吠、女笑男歌，鼻嗅栴檀薰陸、薝蔔芬陀，意覽善惡諸法，分別過去千佛因地果海、成佛度生、說法難易、壽量久遠、授記多寡、涅槃本事，乃至現在千佛、未來千佛發心無盡、願力無盡、得道證果無盡、壽量記莂無盡。於是拄杖子聞此奇特，歡喜踴躍，為

之讚嘆而說偈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近。』」驀召大眾曰：「分明記取。」
晚參。舉：「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師曰：「趙州和尚恁麼指疆畫界，其如把手教人行不得。皋亭今日八字打開了也，儘他飽足觀光。為甚如此聱？按劍不須重問主，太平風月儘容與。」
晚參。舉：「西堂藏和尚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師曰：「兩員尊宿總被一箇擔板漢勘破。設有人問皋亭：『無問無答時如何？』劈脊便棒。他既把髻投衙，我者裏殺活有主。」
解制，上堂。驀卓拄杖曰：「十五日已前諸佛生，拄杖子也未敢相許。十五日已後諸佛滅，拄杖子也未敢相許。正當今日，拄杖子東湧西沒，舉體全真。春風拂拂，春雨霏霏。頭上笠子，擎山納海。足下芒鞋，印水印泥。村村梅腮綻玉，岸岸柳展青眉。猿叫月而清輝湛湛，鳥弄春而晴色曦曦。是境耶？是心耶？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芥子許非是菩薩放身舍命處。阿呵呵，樂可樂，歌可歌。陌上踏青人，試服詠愈多。囉囉哩，哩哩囉，且道是甚麼曲調？陽關三弄。」
南岳成和尚訃音至，上堂。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妙遮那體，寧有去來？未審南岳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曰：「若有滅度，則違背法身。若無滅度，則錯過今日。畢竟如何？」師曰：「道路各別，養家一般。」曰：「謝師答話。」師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乃曰：「祖道凋零祖月傾，森羅萬象盡平沉。神龍入海遭塗炭，劍樹刀山取次行。還有出手相救者麼？」良久，曰：「蒼天！蒼天！」
上堂。「綠暗紅稀春漸暮，曉鶯嚦嚦啼高樹，桑條撇破柳眉開，眼裏耳裏絕回互。花冪冪，日遲遲，紫燕雙雙尋舊廬，蠶婦相將浴種忙，問渠生計承誰力？釋迦老子道：『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雖然如是，為甚麼須彌頂上擊金鐘底人又向扶桑國中去插田？」
晚參。舉：「曹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麼？』山曰：『在裏許即求出。』」師曰：「曹山和尚恁麼答話，帶累天下古錐，至今無安身處。待問：『四山相逼時如何？』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但對曰：『甚麼處不是曹山？』」

資政大夫鎮浙副都統陳護法同李護法送崇先顯孝禪寺六大金字額進山，上堂。「未有世界已前，先有此山；未有此山，先有此額；未有此額，先有此人。若不是其人，又安能開闢此山？若不是靈山，又安能當此特額？若不是特額，又安能顯此至人？若不是至人，又安能揭出正眼以昭示天下後世，知所以尊親、致君、澤民、立身、證命？知所以證命，然後可以陶鑄佛祖、開鑿人天、鎮攝魔外、杜絕邪說、救正人心？雖然如是，山僧今日為汝等向上揭開了也。還有挨拶得入、荷擔得去者麼？如無，不免重為註出。若是有血氣者，自然當下知歸。」良久，曰：「自天題處至今溼，從地湧來上古春，渴驥怒猊殊有態，飛龍臥虎妙如神。」(古額乃宋寧宗御筆書賜。)

晚參。舉：「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和尚在南泉會裏得箇平常心，日用施為，不是喫茶，便是穿衣。以故，塵垢秕糠可以陶鑄佛祖，土苴賤穫足誇海市珍奇，上古之風醇樸可仰。若是如今覓巧妙尖新底，自然眼不下顧。」時一僧出，便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未審與青州布衫意旨有同別否？」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汝等要識趙州麼？裙無腰，褲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

晚參。「三祖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汝等要識祖師麼？自攜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興舒等編

十四日，上堂。「隔江招手，橫趨而去，者腳跟下五色線頭猶在他人手裏。望見剎竿，不歷階次便回，者頂門上被丈二楔早已一箚。更若叉手當胸，向方丈內打葛藤，道明句暗句，殺活自在，擒縱一如。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直饒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佛殿著燈籠上，撞倒露柱時，鼻頭忍痛不禁，莫言不相為好。皋亭者裏，南來北來，總是人家男女。十五日已前，用晉鋒八博，向虛空裏特揮本來面目四字，使他開眼也著，閉眼也著。忽有箇漢出眾道：『未解語言先解笑，一操直取狀元來底，和尚作麼生安置？』」豎拂子，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結制，上堂。「高疊龍牙與襪著底，平鋪百丈當央卷底，死柴頭上無煙火，猶勝當年立雪時。汝等俱是一千五百里來皋亭者裏覓佛祖鉗錘、祖師巴鼻，實情抖擻與汝道。皋亭也不曾行箇驢腳馬腳，那知有芃篱木杓？又未曾參屎乘尿乘，那識錢貫井索？兩片合不得的皮，從未喫著胡餅，那討有汁無汁？二十年前一雙眼睛被人換卻，那辨定盤星上是三斤、是七斤？一箇鼻孔被人穿卻，那嗅著是乾矢橛、是裙溺氣？獨留得赤骨律箇渾身無處覆藏，那能向大庾嶺上追他提掇不起底七片八片、零零落落？今日無論少底百二、老底三千，俱列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風不通、信不達，直饒拈得百千諸佛國土向汝面前如怨敵相似，百千諸佛同時垂手摩頂授記如飲鴆毒相似，始知皋亭從不壓良為賤。」復喝一喝，曰：「化龍豈是等閒鯉？」

晚參。「皋亭願將父母所生底口供諸人放屙，汝等鼻孔還肯借皋亭出氣麼？平展處拈卻一邊，斬釘截鐵道取一句來。」西堂曰：「某甲有口，只堪喫飯。」一僧曰：「請和尚合取兩片皮。」師曰：「諸人既不為皋亭護惜，皋亭豈肯忍心害理？」拈拄杖一齊趁散。上堂。喝一喝曰：「斬釘截鐵底，抹過毘盧頂，倒握五須彌，遊戲神通，開闢世界，那顧他寶几珍御，淨妙佛上。就下平高底，披毛戴角，啣鐵負轠，無論凡劣驚異，險惡泥犁。東庄一石，西場五斗，木屑土塊，秖要布袋滿貯，缽盂高堆。人人一坐具地，寬廓非外，寂寥非內。只是己眼未開，前塵壅塞。進步則觸著鼻孔，退後則踢著腳跟。死死守住祖師遺下繫驢橛子。是一句，是兩句。是三玄，是五位。仔細看來，真真自救不了。金毛獅子底爪牙，當甚喋屎狗，秖好威謊田夫灶婦。皋亭原不是你群隊裏人，雖共者箇缽盂喫飯，不屙者樣薰人氣息。雖共者箇門出入，要且同途不同轍。忽

有箇傍不甘底道：『和尚恁麼滿口含冰，不畏罪犯彌天？』」復喝一喝曰：「大都緇素要分明。」
晚參。「皋亭今夜荅話，還有解問者麼？」一僧出，師便打，僧便走。師曰：「勞而無功。」
晚參。「智不到處切忌道著。皋亭今日錯口道著了也。還有相救者麼？」一僧曰：「點即不到。」師曰：「頭角生也未？」僧便喝。師曰：「什麼處虧負你？」僧擬議。師曰：「銜鐵負韁，各自著便。」
上堂。舉：「龍牙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師曰：「似恁麼謔神謔鬼，何處更有今日？當時翠微臨濟會裏，蒲團禪板只好驀口[祝/土]。皋亭不敢自瞞，南岳師兄得半句，青原師兄得半句，山僧半句也無。江西湖南踏破草鞋底師僧，以身抖擻曰：『將謂山僧見先師有多少奇特。』」復曰：「來來，若到諸方，畢竟作麼生舉？」眾默然。乃曰：「水不渾，蝦不跳，釣竿高拂珊瑚上。」
晚參。「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驀豎拄杖，云：「且道拄杖子畢竟甚麼人與他安名？若也道得，一任諸人橫擔豎夯；其或未然，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上堂。問：「纔興露布，即屬繁辭；不涉語言，如何舉唱？」師曰：「向鼻孔裏嗒你，你還甘麼？」曰：「猶打葛藤在。」師曰：「卻是者上座伶俐。」僧便喝，師曰：「一釣便上。」乃曰：「三日前，權衡在握，水洩不通；三日後，腳底無私，縱橫十字。藤倚樹，樹倚藤，踢得倒的，那顧枯椿上花豔簇簇；道得著的，肯惜古路邊蒼苔重重。青山帶雲，潦水涵月，眼裏耳裏絕覆藏；寒空征鴈，深潭聚魚，通上徹下無滲漏。珠走盤，盤走珠，小大相容；色映光，光映色，妍醜并攝。直饒眼蓋五須彌底辨別無門，口吞四大海底詮顯莫及。汝諸人從來壁立萬仞，挨拶不開，山僧不惜手腳為汝劃破，令一切處文彩全彰，一切處真機爆露，使南來者、北來者飽足觀光。」以拂子劃一劃，曰：「同人在於野，得牛要還馬，溪東溪西納些些，混之不得何瀟灑？」喝一喝，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晚參。舉：「雪峰陞座，召眾，曰：『看看東邊的。』又曰：『看看西邊的。汝等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會取。』」師曰：「雪峰和尚將祖宗遺下一片田地四置界畔，及中心樹子一并分付了也。諸人秖知現成受用，不會易俗移風，以致年深月久，荒蕪殆盡。皋亭今夜不妨重為保證：東邊的，廣漠之野；西邊的，何有之鄉？」驀豎拄杖，曰：「葛陂昔日成龍去，撥草瞻風信所長。若也承當得去，再與你一箇花押，免使人道冒姓佃官田。」良久，

曰：「白薝蔔花露滴滴，碧芯芻草雨濛濛，田地自無塵一點，是何人合住其中？」
晚參。舉：「雲門因僧問：『和尚年多少？』門曰：『七九六十八。』僧曰：『學人不會。』門曰：『不會，為汝減卻五年。』」師曰：「雲門和尚恁麼荅話，也是有年無德。何故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臘月廿五晚參。喝一喝曰：「果能善別音響，便自金春玉應，調入陽和。若去論量，雲門下有與麼事，法眼下無與麼事，臨濟下有與麼事，溈仰曹洞下無與麼事。再過五日，皋亭看汝等手忙腳亂。」
除夕，晚參。「挨拶到箇時節，尤馳求心不歇，向別人口角邊去討，達磨老子為之氣喪。皋亭若不出一隻手相為，他時後日食土也消不得。」驀拈拄杖，眾走散，復召曰：「江西、湖南不違時失候底師僧，且道者是第幾句？」眾無對，乃曰：「堪作何用？」
歲朝，上堂。「今朝又是從頭起，兩堂大眾須善委，虎豹文章率壅容，麒麟頭角依位置，一片栴檀古佛心，石鼎煙斜無隱爾，天高地厚報有歸，五日一風十日雨，大德川流信所之，小德敦化豚魚喜，但願東風齊著力，一花五葉開碓嘴，黃閣簾垂尊貴生，四臣不昧承斯旨，端居寰海定龍蛇，文思欽明視聽裏，動容周旋皆中節，萬別千差秖者是。」驀拈拄杖卓一下，曰：「是上古風規？是今時樞要？新年頭佛法，切忌逢人錯舉。」
晚參。「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石頭大師在汝等髑髏內橫出豎入，見汝諸人不識，騎山門歸南岳山去了，秖留得箇末後句子，今夜不免舉似。」良久，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解制，上堂。問：「結制叢林古規，解制衲子家風。有一不解不結底人，和尚如何款待？」師曰：「三門外與他一頓。」曰：「全身顯出通方眼，覿面相逢要是誰？」師便打，僧便喝，師曰：「兩喝三喝後如何？」曰：「石虎巖前獅子吼，一拶臨機露爪牙。」師曰：「臨濟大師笑你。」曰：「者老漢利害也不識。」師曰：「山僧今日死在上座手裏。」僧又喝，師打曰，「馬廄羊場有甚麼限？」乃曰：「十五日已前，上下四維，春風包裹。你若出得頭來，皋亭也不惜隻手，直拈一塊乾矢橛，驀口[祝/土]。看你知些氣息的，定是嘔出心肝，焉肯向赤肉團上錯認？方信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十五日已後，東西南北，日月縱橫。苟若踐踏他古道不著，饒你橫擔豎夯，未免處處潑狼潑籍。忽然被繫驢樁子拶得鼻孔血淋淋，始去叫屈道，未出門時早是錯了。正當十五日，鶯啼古木，花燦寒枝。恁麼來者隨他住，不恁麼來者聽所之。惟有拄杖無伎倆，相伴山僧依舊位。不離當處

常湛然，覓則知君未瞥地。雖然，古人道：向上一路滑如苔。汝諸人腳下草鞋是幾文唱得來底？緊峭，緊峭。」
上堂。「日用平常句，青松蓋不匝，黃葉豈能遮？鶻眼龍睛者，腰間響剝剝底用得甚快。若是向藤倚樹、樹倚藤上去辨有辨無，拶得到藤枯樹倒時，被人呵呵大笑，始知笑裏有刀。縱饒有大氣力，從南岳負得一橛沒量大底來，也當不得家家門前火把子。每日黃龍峰上來下去、一轉兩轉，還是人搬柴、柴搬人，皋亭門下。」
上堂。「攪空風雨連朝作，心印披離恣穿鑿。因思擊竹老香嚴，解道玄玄惟獨腳。啐啄！覿面當機如不薦，別喚沙彌也太錯。」
上堂。「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文殊不住金剛窟，獅子嚬呻翠靄中。腳瘦草鞋寬，衲僧家人人知有。前三三，後三三，畢竟是多少？」
上堂。「未具胞胎已前，一句明如日，烜赫輝煌。秖是汝等被見聞覺知蒙覆已久，去東邊問向上向下，西邊論玄要主賓。似恁麼馳求心不息，拋卻自家屋裏至尊至貴，反不知奉養。皋亭無論晴雨，普請一轉。若是坐取安佚底，自然不會。將勤補拙底，必合知機。」
上堂。問：「和尚說法遍天下，因甚又道無元字腳？」師曰：「不妨疑著。」曰：「恁麼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師曰：「你那裏見得？」僧便禮拜。師曰：「祖師來也。」曰：「恩大難酬。」師曰：「得箇毛桃便喜歡。」乃曰：「有一人不居目前，不行烏道，向銀碗裏作息，明月中露影。若人親覲得者，能使石頭真吼再震，新豐古調重新。」潤西堂出眾，作禮歸位。師曰：「三十年後，切忌向者廝邊覓。」
晚參。舉：「玄沙垂語：『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還許學人商量否？』沙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便出。沙曰：『不是，不是。』地藏琛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師曰：「而今一等見拈椎豎拂，便向未拈時作道理，何異盲？言語辨論，便去口角邊覓解會，何異聾？纔問著他不是，胡喝便去亂統，何異啞？似此等不起之症，達磨再世有甚麼抹處？且道三種病人汝等作麼生會？」一僧出，師曰：「者是患盲底。」一僧喝一喝，師曰：「者是患聾底。」一僧打一圓相，師曰：「者是患啞底。」良久曰：「要識三種病人，問取適纔禪客。」
晚參。「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達磨最初不識，賺彼腳痛玄沙；頂門眼正衲僧，一棒打殺龍蛇。三句外，六句內，汝諸人作麼生辨？」眾無對。乃曰：「有眼若盲，有口如啞。」

天中節，小參。「不采藥，不書符，本無生死諸不祥，何須更用白澤圖？七百甲子老禪和，五年不會費分疏。無揀擇一句，汝等作麼生道？」一僧便出去，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一僧曰：「請和尚尊重。」師曰：「笑殺赤鬚鬍，問取東壁葫蘆。」

晚參。舉：「雲門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卻。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師曰：「雲門和尚夢裏合眼跳黃河，醒來依舊在床上。既不作佛法會，見山何曾是山？見水何曾是水？皋亭恁麼道，多少人喚鐘作甕。」

晚參。「露裸裸，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赤灑灑，風吹不入、雨打不溼。若是己眼未開底，但秖向耳根熱鬧處去東撮西撮，直饒你拈得出來，也止不得小孩子啼哭。皋亭恁麼道，如破絮敗纊，有血氣的不待雞上樹、鴨下水，始知老婆徹困。」喝一喝，曰：「退後，退後。」

天界老和尚忌日，燒香。「昔年此時日，白鳥和煙沒。今日昔年時，烏雞帶雪飛。十影神駒趁不及，八臂那吒失卻威。盡道事千差，葫蘆棚上挂東瓜。盡道理一貫，鷺鷥抱卵生老鸛。夢裏拾得一千文，天明依舊秖一半。那一半，留與叢林細打箄。」

上堂。「行腳高士橫擔卻拄杖，者邊經冬，那邊過夏，還知將飯與你喫底有幾箇？具眼者裏若料揀不明，他時後日打入異類，莫怪皋亭不為道破。東西南北總是祖翁田地，踏得著底，自然玉樹撐空，金枝覆地。你纔去生心動念，早被人侵疆越界了也。」高聲召眾曰：「不得囫圇吞。」

晚參。「百不思時喚作正句。文殊起佛見法見，正恁麼時喚作甚麼句？」眾無語。師曰：「一齊列向鐵圍山下。」

上堂。「若是箇本色作家，腳尖上踢出一尊佛來，當甚小兒戲？更去指天指地、稱尊道卑，縱有三斤麻、一疋布，也遮掩醜拙不得。忽然將三十文打與一條絛，再奉三尺竹交割在露柱上，帶累古佛叫屈時，使得東山水上行，依舊共諸人一樣眼橫鼻直，等待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口秖好挂壁。」良久，曰：「理無曲斷。」

晚參。「諸人得恁麼，應時應節。皋亭得恁麼，忘前失後。諸人得恁麼，壁立萬仞。皋亭得恁麼，拖泥帶水。諸人得恁麼，縱橫自在。皋亭得恁麼，跛跛挈挈。皋亭過處，皋亭自能撿責。諸人用處，諸人合知。」一僧出曰：「風匝匝地。」師曰：「向汝頭上撒一泡屎，臭氣也不知。」

上堂。「佛殿裏燒香，山門前合掌。露柱騎牛入，淨瓶內澡浴。拶破龍牙和尚行腳底相見事，人人知有，不勞舉似。白鳥入蘆花，如何是轉身一句？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上堂。「雨腳隨風轉，慈烏繞樹喧。者裏若不洞然明白，直待虛空粉碎時，一片兩片不知落處。有口如啞，有眼如盲。」
郢柏旭維那盡七，小參。「跨過五馬橋，向浴龍池畔出得一身白汗底，腳跟下寬廓非外、寂寥非內，步步合古轍、匝匝起清風，儘教四山相逼，又何必遠登極樂、高踞涅槃？為他如是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無有起滅、無有淨穢、無有廣狹，纔起一念分別之心，便見有聖可愛、有凡可憎。諸人都是擔佛著肩上傍家走底，聞那裏有佛便著佛礙、那裏有法便著法縛、那裏有祖師便著祖師魔骨、那箇善知識不為人底、那箇善知識肯為人底，前廊下、後架上，逢著便問、見著便拶，處處全提，如擊石火、閃電光。此等狂解，若是箇大丈夫先天為心祖底，如握寶劍相似，一切揮盡，若有一絲頭便見一絲頭。不見道：纔有纖毫即是塵，擬議遭他魔境骨。所以，皋亭十年以來，者一副肚腸八字打開，儘他來來往往、東踐西踏，能得幾箇有血氣底？獨於郢柏上座稍知痛癢，五年以來勤劬為道、綱維內外，甚至惡罵痛打，心無怨恨，至於臨捨識之際，猶諄諄不忘師友，則知平日尊師之誠、重道之大。諺云：弟子尋師易，師尋弟子難。但可惜者，兄弟邁往之氣未能展盡底蘊，遽而中道殂落。皋亭今日特地向人天眾前為渠據款結案。」驀喝一喝，曰：「三十年後切忌道皋亭將官路當人情。」
上堂。「若論此事，如一條拄杖子相似：有時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有時掀翻海岳，撥亂乾坤；有時鉗錘佛祖，號令人天。其橫也，肩挑日月；其豎也，撐拄天地。雖然如是，只是不許喚作拄杖。若喚作拄杖，此人有目無足；若不喚作拄杖，此人有足無目。畢竟喚作甚麼？」眾無語，拈拄杖趁散。
晚參。舉：「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泉見，乃提起貓曰：『道得即不斬。』眾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語示之，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子若在，即救得貓兒。』雪峰問德山：『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不會。』」師曰：「南泉不惜性命，橫身為物，累他兩堂大眾死而不弔；趙州生機有路，頭戴草鞋，多少人當面遭他活埋；德山雖能據令，不會斬貓大意，致使業識茫茫者反去鑽龜打瓦。大眾！皋亭要與古人相見，不圖活取貓兒，并與兩堂禪和雪此沉冤。」驀拈拄杖一齊趁散，復召云：「他後遇明眼人舉似。」
晚參。「諸方三等接人，皋亭者裏原無階級，你若是箇橫行闊步底，處處可以放身捨命，擬向前廊後廡、東窺西窺，直饒你見處親切，也秖是向外馳求，如何道得箇接手句？」

解制，上堂。「若是箇不落階級底，爭肯去倚他閒門閒戶？直饒燈籠戴帽、露柱脫衫，通身手眼、徹底風流，現得神通十八變，向天台南岳東湧西沒，本色作家看見，只成得蔑裂莽鹵，總屬依他作解，明昧兩岐，縱能內守幽閒，猶屬法塵影事，帶累他一隊黃瓜茄子揚塵簸土。皋亭今日若不放一線道，未免稱冤叫苦。何故聱？傷龜恕鱉，殺活有主。」

送天界先師盛老和尚木主入徑山祖堂歸，上堂。「但能合他古轍，自然隨處安閒，更去踞虎頭、收虎尾，向第一句下分三玄、列五位，始識從上古錐面目。忽然海底紅塵起、山上鯉魚飛時，未免攙前的攙前、退後的退後，秖好在高高頂上捧缽盂喫飯，殊無大人氣象。若不是巾子山人，於喝石巖前出一隻手，多少漢指東為西、喚南作北？雖然如是，雙徑有五峰，畢竟那一峰是正主？」豎拂子，曰：「一杖撐天地，雙眸炯古今。」

晚參。「其入離，其出微，不出不入，夜半烏雞帶雪飛。老胡又不識，衲僧眼如眉，可惜了紅瘦綠肥。雖然，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汝等作麼生會？」擊禪床一下，曰：「千里烏騅不易騎。」

啟華嚴期，上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遍十方是華嚴一卷經，以此眼讀此經，中間日照天臨、江流嶽峙，鳥啼春花、猿嘯秋月，岸岸漁燈照雨、村村煙樹籠雲，菱歌麥唱、蛙鼓蟬笙，將長行短頌、序正流通，有句有義、無欠無餘，不須更向羊肉案頭載覓遮那妙體、破驢脊上重問一真法界，步步華藏性海、在在彌勒樓閣，資生產業盡是普賢家具、治世語言皆是文殊讚辭，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身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然雖如是，汝等諸人要識毘盧師法身主麼？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晚參。「進一步，踏斷釋迦脊骨。退一步，踢瞎達磨眼睛。不進不退，埋沒己靈。萬象之中，獨露身底，如何是主中主？」一僧出，禮拜歸位。師曰：「依依稀稀，莽莽鹵鹵。」僧曰：「瞞得大眾眼麼？」師曰：「切忌倚他閒門戶。」

晚參。拈拄杖卓一下，曰：「不圖打草，秖要驚蛇。」一僧曰：「和尚也須防始得。」師乃擲下拄杖，曰：「是赤斑？是鱉鼻？」僧擬議，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拈拄杖趁散。

上堂。「漠漠水田白鷺，陰陰夏木黃鸝。無位真人面目，可憐處處逢渠。者裏若不千眼頓開，東家作馬，西家作驢。」

上堂。「昨日栽茄子，今朝種東瓜。儱侗底日見儱侗，丫巴底分外丫巴。皋亭者裏總與一杓屎，那討閒工夫更去撒土撒沙？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又作麼生？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

上堂。「看簍打簍，依樣畫樣。山僧是江西割禾客，三點如流水，曲似刈茅鎌，秖要使得快，若覓文彩縱横，好似蕭山縣裏草鞋，三文錢一緉，著也好，不著也好。到家事即不問，通方一句作麼生道？錢塘去國三千里。」
晚參。「日午打三更，夢中占夢者喚作敲唱雙行；水上卓紅旗，眼裏有澀釘底認為正令全提。縱道得句中有意、意中有句，帶累達磨老子向露柱裏叫屈。眾中還有為祖師出氣者麼？」一僧喝一喝，師亦喝，僧擬議，師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目前有意人不識，老胡空自涉流沙。禾山秖解打鼓，歸宗剛要斬蛇，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晚參。拈起拄杖曰：「皋亭從不倚勢欺人，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底，當面分付。」一僧出曰：「和尚是何心行？」師便打，僧便走。師曰：「賺殺人。」
解夏，小參。「即此用，離此用，銀香臺上生蘿蔔。無論渠有地頭、沒地頭，是船來、是陸來，銅沙鑼裏滿盛油。要問他是賓中主、主中主。者裏會得，橫挑拄杖；者裏不會，草鞋[跳- 兆+孛] 跳前途。忽有人問：『皋亭得力句作麼生舉？』」眾無對，「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晚參。「柴多蒸飯，米少煮粥，衲僧家計別。山前山後數秋竹，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捉敗香嚴，勘破多福，杖林山下竹筋鞭，半裝黃金半白玉。」
晚參。「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嶺猿啼月，床下寒蛩，如訴如泣，秋林黃葉似春花，半隨流水，半萎泥沙。懷寶迷邦者，流蕩在天涯，可惜了八達衢頭大白牛車。大眾歸堂喫茶。」
中秋，上堂。「吞得吐得底，管他三箇四箇、七箇八箇，時候之盈昃、光明之大小，自然輝輝煌煌、皎皎潔潔，話也話得親切、指也指得明白。若只向雲際裏瞻望、虛空中邈摸，要別人出一隻手接上階，忽然道出一句，明暗不相到，直饒拂袖便行，依舊在燈影裏行相似。皋亭今日豁開戶牖，囫圇推出，免使一隊江西、湖南到處去討胡餅[祝/ 土] 。」以手打圓相，曰：「何止人間一夜看？」
因事，晚參。「一字不著畫，文彩全彰；三星偃月宮，天地黯黑。一條拄杖兩人舁，勞而無功。秖如平地起骨堆，因誰致得？衲子難瞞。」
晚參。「鑊湯爐炭是三世諸佛出身處，狸奴白牯是三世諸佛善知識，淫怒癡是成就三世諸佛法門。若更去惡口小家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喫土也消不得。」驀豎起拳曰：「汝等喚者箇作甚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結制，上堂。「若是作家鑪韛，不須煆五岳、鎔七金為莫邪干將，始去破魔網、斬結使，只據現前鈍鐵頑銅，信手拈出，利逾吹毛，然後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生身父母殺生身父母，一切揮盡，始得和平。有般漢不會隨流得玅，向三千里外去摘楊花，縱使踏得緉草鞋破，解道印泥、印水、印空，雖則錦縫全彰、文彩遍露，正眼看來，泥水不分、主賓倒置。所以，進一步則迷其理，退一步則失其事，饒你不進不退，好似繫驢橛子，若還拽不脫，即能四足風生、騰踏萬里，籠頭依舊在別人手裏。為甚如此？法如是故。」
上堂。「諸方商量浩浩道，天柱峰高半由旬三肘量；黃河千里一曲，寬一由旬半肘量；東家灶門，闊三尺二寸，西家鍑底厚一寸五分。若還一不是、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待東山西嶺青時，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依舊踏不著。縱然朝三千、暮八百，驚起東海鯉魚[跳- 兆+孛] 跳，雨似盆傾，多少漆桶不快。」
上堂。「少所見，多所怪，腹大尾尖，鳥嘴魚腮。著相取菩提者，未免疑心生暗鬼，病眼見空花。忽然一馬生三寅，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壞。皋亭一一從頭按過，南來者三十二相，北來者八十種好，杖林山下竹筋鞭，畢竟作麼生會？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大愚肋下還拳，忠則盡命；黃檗面門揮掌，孝當竭力。你若去東家求床臥，西家討飯喫，額頭上縱搭得鳥篆蟲文、獸蹄鳳翅，依舊是門外遊人，伶俜下乞。諸仁者！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且道是甚麼力？不欺之力。汝等要識不欺之力麼？」拽拄杖一齊趁散。
上堂。「眾人咻咻，不如一人諤諤。龐公笊籬，清平木杓，情存向背底，分有漏無漏；見處偏枯底，論大小短長。若問桶裏水、缽裏飯，自然打在無事甲裏。且道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明甚麼邊事？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上堂。「急水灘頭打毬子，見得落處，暫時岐路，猛火聚裏拈出蓋膽毛，歸家穩坐，待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縱然春風解凍，魚躍深潭，依舊頭重尾輕。還有出手相捄者麼？一眾耳聞目睹，莫道皋亭平地欺人。」
晚參。「玄沙封白紙寄雪峰，家親作祟；德山擔疏鈔參龍潭，外侮臨門。皋亭當時若見，總與三十拄杖。何故？有情可恕，無理難容。」
解制，上堂。「一向把緊繩頭，儘他坐久成勞；今日解開布袋，且看明眼落井。你若道結也逢場作戲，解也竿木隨身，又何異鈕上著枷，枷上著鈕？浙東山，浙西水，那能踏斷泉聲，寫出飛禽？諸仁者！的的直言，的的惺惺，直言惺惺，他時後日，切忌喚龜作鱉，

指槐罵柳。若是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自然知皋亭從不拗直為曲、將無作有，現成一則公案，不免重為舉似：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參。「德山小參不答話，趙州小參要答話。更旂易幟，撒土撒沙。鵲不得喜，鴉不得殃。甲馬單鎗，單鎗甲馬。妓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上堂。「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古人恁麼道，也是臨危悚人。忽然拈須彌山著在眼裏，將大海水著在耳裏，又作麼生商量？若商量得下，知你是箇移床喫飯漢；你若不明，也知你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皋亭恁麼，也是作死馬醫。』」
上堂。拈起拄杖曰：「便恁麼將去，只恐太奢，多少人望上心生。若是拗折將來，猶恐太孤，未免節外生枝。還有共出隻手者麼？」卓拄杖一下，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小參。「夜來好風好雨，蛣穴蟻垤皆水。蝦蟆蚯蚓登堂，亦說三玄五位。雖然門庭烜赫，豈免是非倒置。氣得泥人眼赤，瑣聒不得酣睡。惟有拄杖安閒，省卻口勞舌沸。固是家風冷落，也要顧名思義。且道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未審是第幾句？」一僧曰：「謝和尚再舉。」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岳露。」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僧便喝，師曰：「舌拄上齶。」僧無語。師顧左右曰：「分明記取。」
上堂。「夜來雷雨如注，今朝風狂日麗。小橋曲澗，蹂躪落花無數。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釋迦老子成道，三七日中觀樹。還有知得落處者麼？」喝一喝，曰：「露。」
晚參。「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鑿石湧泉，鑽木出火。用處不換機，笑倒破灶墮。止如四禁三墮，明甚麼邊事？三江口人拽石鳴鑼，六合縣裏打鼓栽禾。」
遠出歸，上堂。「去時花開紅樹，歸來綠滿林梢，流鶯叮囑惜春殘，誰解機前自較？須菩提太無端，不但瞞人，兼且自瞞。還有不被瞞者麼？華山處士、南岳嬾瓚。」
上堂：「山僧昨日進城，得一箇獨步大方句。今日舉似諸人，免使三十年後腳跟在別人手裏，上南落北，從東過西。」
晚參。「旃檀與荊棘同林，貴賤各異；大鵬共斥鷃齊飛，遠近自殊。全提半提，或出或入，要辨平等一致，如何道得箇得失兩忘底句？」
上堂。「東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將謂草窠裏有與麼事，許多時雨水一齊並疊了也，省得東廊下、西廊下牽牽撦撦。如今說法委露柱，普請煩燈籠，秖有一件事替諸人不得。後架上籌子金貴，忽有

人問急切一句，作麼秖對？」眾無語，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晚參。「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忽有箇衲僧出來推倒禪床，皋亭便與他全體作用，為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驀喝一喝，曰：「者一喝，諸人作麼生商量？」維那便喝，師曰：「作家，作家。」那曰：「不消一句子。」師打一棒，那曰：「只宜老漢。」師曰：「比擬張麟，遇兔奚為？」
上堂：「『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岳露。『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蜻蜓立釣絲，猢猻倒上樹。皋亭恁麼道，生鐵鑄鋼鎯。還有人見得古人者麼？」擊拂子一下，曰：「千年田，八百主。」
上堂。「不落階級一句，直如弦，平似掌。自古至今，多少人穿緉草鞋，向南岳天台七縱八橫，踏得著底能有幾個？還有要合古轍底衲僧出來踐履看，也不枉從皋亭門裏過一遭。有麼？有麼？」眾無對。乃曰：「把手教他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
中秋，上堂。「古人道：『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爭似如今懵懂頑賴，於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叉手疊足向方丈內、繩床邊討胡餅喫相似？雖則眼飽，其奈肚饑。皋亭從不將常住物作自己用，今夜事不獲已，出一隻手，秖是不得容易看過。」驀以手打圓相，曰：「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天界先老和尚忌辰。師曰：「九月初七一句子，三世諸佛不敢舉。黃花繞砌傍霜寒，白鷺和煙立汀水。天中函蓋喪全機，向上有路滑如泥。縱橫三墮滿目前，幾箇知音能善委？」
晚參。「道吾舞笏，秘魔擎叉。因邪打正，因正打邪。有般漢聞恁麼說話，便道：蒹葭自白蒲自綠，秋來落葉春開花。頭頭是道，法法無差。但去打牛，不必問車。晝也十炷香，夜也十炷香，捏緊拳頭咬定牙，歲久日深，自然水到渠成，蒂落熟瓜。只恐麻上生繩，繩上生蛇，生死岸頭未到家。三十年後不去叫孃，便去哭爺。要得急切相應，問取嶺頭玄沙。」
師至牧菴，眾請小參。問：「寶座分身，普應群生之機；明鏡當臺，廣開法界之緣。竿木逢場，請師法要。」師曰：「市廛連野色，朱紫雜鐘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木落千山靜。」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霜寒菊未稀。」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家鄉萬里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文明先以理。」曰：「賓主一句蒙師指，誰是居廛出格人？」師曰：「今日眾居士請山僧陞座。」乃曰：「破塵出經，智者機前自任；莖草建剎，賢于格外全施。既風規之未墜，復何古亦何今？所以，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絕功勳，隨機頓現。一向千

峰頂上，何妨帶水拖泥？今到鬧市紅塵，儘好閉門打睡。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衣服為佛事，皋亭者裏攝淨穢為一土，融真俗為一諦，欲光明者與他光明、欲音聲者與他音聲、欲香飯者與他香飯、欲衣服者與他衣服。不見釋迦老子道：『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芥子許非是菩薩放身捨命處。』以故等遍等，涌遍涌，吼遍吼，動遍動，擊遍擊，為甚如此？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上堂。「寒汀饑鴈集，雪嶺冷猿啼，斷臂求心者，空階立未回。既是覓心了不可得，因甚又道以心傳心？者裏道得個出身句，普通年間事秖在目前；其或未然，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上堂。「無舌人解語，牆壁瓦礫插嘴。無手人行拳，萬象森羅稱冤。荒村古院裏，佛法稻擔柴鐮，用得著的，也會動地放光。若覓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浙東浙西叢林庫下供過奴也舉得長行短頌。皋亭者裏，論實不論虛。」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自行腳住山以來，全得渠力。」復豎起曰：「諸人喚者箇作甚麼？」曰：「漆桶不快。」

上堂。「鐘鳴鼓響時，諸人齊集此，不是問禪道，便是覓佛祖。似如此馳求，昧卻家中主，緇田日荒蕪，生死將何補？皋亭識慚愧，爭肯隨莽鹵？也不拈椎拂，也不引今古，因甚如此聱？豈為鼷鼠機，枉發千鈞弩？」

晚參。「今時參學人，類皆耽著閒靜，殊不知打在無事甲裏，忽然遇著逆順境緣，胸中便見七上八下，礙塞殺人，猶如下雪天相似，四野黃雲漠漠，長空厲風搖搖，一霎時大地山河盡皆變白，將謂是潔淨境界。明朝後日，赤日一出，遠近山麓，依舊突兀現前，大溪小澗，滔滔寒流不止，從前所得，毫無交涉。為甚麼如此？」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總未透得者一重關。還會麼？潮落海門雪初盡，風生泰駐月重明。」

除夕，小參。「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水上卓旂紅閃爍，嬰兒墮地鬢毛斑，四九三十六，七九六十三，透不過者被我熱瞞，明眼衲僧作麼躋攀？」顧左右，云：「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元旦上堂。拈起拄杖曰：「皋亭與者上座住持世界以來，東撐西拄，全得渠力。從不愛富嫌貧，較短論長。拄杖子貧時，皋亭波波挈挈，百醜千拙。皋亭富時，拄杖子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有時東勝神洲打鼓，西瞿耶尼上堂，北鬱單越誦經行道，南贍部洲灑水焚香。既無同異，寧有封疆？何故如此？」以拄杖卓一卓，曰：「遐邇壹體，率賓歸王。」

訪舊回，上堂。「秦望山高，鑑湖水闊，盡道飛鳥不度。山僧泛一葉小舟，將高深坦夷、闊狹險艱一一勘到，總不出者裏。且道者裏

畢竟寬窄多少？」眾擬議，曰：「何得抑已而已？」
受壽昌請，上堂。拈啟，曰：「霞箋錦字，遠從上國頒來；彩篆瑤章，還自家邦寫出。言言玉屑，句句金聲，乃寰中之誥典，作方外之干城。仰披來命，展布風猷。」宣啟畢，乃卓拄杖，曰：「天半峨峰，雙輪互繞；倒流石峽，剎海歸趨。門庭高峻，堂奧幽玄，出入其中者，皆祥麟威鳳、鸑鷟狻猊。所以，西河獅子伏藏薈莽，南山鱉鼻深遯崖巒。皋亭二十年前識得根源，故於三吳、兩浙建法幢，立宗旨，取之左右，用之無窮，自分多生慶幸，畢世榮因。茲者，又承法兄梅逢和尚並黎川闔郡長者，必欲山僧把手看飛龍，合譜繡鴛鴦，水陸千里，使者慇誠。如今不惜醜拙，為答來風。」驀召專使，曰：「領取回音。」復展兩手，曰：「歸到黃龍峰下，重為舉似。」
弁山訥和尚至，上堂。「見滲漏、情滲漏、語滲漏，投子油餅，滿盛不夠。類墮、隨墮、尊貴墮，布袋茶鹽，青錢一箇。有時雷震清飆，雨飄山岳，有時花笑鳥啼，水流魚躍，總不如我弁山法兄，運斤成風，煙雲錯落。所以洞山老祖道：『末世眾生，人多乾慧，見解人有，行解人無。』今時也有鑽珍珠、解玉版者，也有擅武庫、挾韜鉗者，致使毘盧師、法身主，草封塵鎖，向上一路右趨轉左。皋亭今日就窠打劫，因風放火，諸人要識玄關金鎖麼？」以拂子劃一畫，曰：「過。若也不會，禮請弁山和尚重為說破。」
慈氏世尊開光，上堂。問：「雲開寶殿，洞見本地風光。月映珠林，顯出今時面目。未審開光一句如何舉唱？」師曰：「青山浮翠黛，澗水落潺湲。」曰：「即今人人瞻仰有分，箇箇讚嘆莫能。」師曰：「黃鶯枝上語，潦倒不堪聞。」曰：「迥出古今正法眼，縱橫無礙任施為。」師便喝。曰：「太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師曰：「自知較一半。」曰：「若非皋亭門下，未免諸方檢點。」師曰：「錯會不少。」乃曰：「長年開口笑，只為太惺惺。所以三禪迴迴，入作無門；闐闐堆堆，見聞莫及。直饒拖得箇布袋，將淨穢腥膻、神奇朽腐、明珠白璧、破絮敗纊都盧收拾，卻謂是閒家具。伸出隻手，移山塞海，緯地經天，打泥鐘，擊瓦鼓，放溺揩屙，揚塵播土，盡情拋撒，總看作平常事。皋亭今日忍俊不禁，重為繪綵虛空，雕鏤日月，磨栴檀，鐫黃金，施設在前，使一切人見相識心，凝神契道。令舍近求遠者，不向睹史院內再覓蹤由，懈怠懶惰者，何須龍華三會始承記莂。不見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驀以拂子擊禪床，曰：「識得了也。」
戒子澄慧五十誕，請上堂。「但得大，莫愁末，囚地一聲兩眉橫，愛見大悲千眼豁，盡知因行掉臂，誰識履長步闊？所以古人道：

『未有世界以前，先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既無生，又不壞，何待水落石出始見體露金風，潦盡潭空方知夜寒無影？者裏明去，南有衡岳，北有泰岱，東瞻碣石，西睹沙漠，中間嵩山最高處，為熊耳峰，達磨老子航海而來，鼻大眼深，當門板齒被流支三藏打落，面壁冷坐了九年。汝等諸人要見上古風規，但飽喫飯，叉手疊足去摸索，始知皋亭有口不向閒處說。雖然，龐公笊籬，清平木杓，明甚麼邊事？」以拂子擊禪床，曰：「秋天數鵰鶚。」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興舒等編

住建昌府新城壽昌禪寺

師於康熙辛亥夏受請，秋九月十二日入院。
山門。「高而無上，廣而無畔。直饒蹋盡水泥，者裏也須親到。舞鳳蟠龍排青嶂。」
佛殿。「二尊不並化，三箇訝郎當。還須依例作禮，且要增金以黃，一任平人亂度量。」
祖師。「一花五葉，直說曲說，今日到來，摟其窟穴。」
老祖影堂。「知道山不好，全身皆靠倒。贏得沒柄鋤頭，天下人盡去尋討。不是嫡骨兒孫，依舊門外之遶。」
據室。「有黃檗接臨濟之棒，承當須是其人；得雪峰參老觀之機，入門且看作者。若是畏刀避箭，且居門外。」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請啟曰：「正宗一句，迥絕離微。兄奏塤，弟拍篪，響遏行雲和難齊，逆風吹又順風吹。」維那宣畢，指法座曰：「蹋毘盧頂[寧*頁] 上行，誰不闊行驟步。向刀山劍樹裏坐，那箇橫身直跨。者裏見得，新長老話墮。者裏不明，將錯就錯。」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供養本師釋迦和尚，直下六十九世古錐，以此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道洽唐虞，德同文武。此一瓣香，瑞世嘉卉，柱國楨良，供養本寺中興無明經公老和尚，及歷代住持和尚。以此仰荅股肱王室闔國勳臣，暨省府邑宰、文武官僚，伏願治同伊尹，化並龔黃。此一瓣香，非功勳所致，乃願力成就，供養南岳竺菴和尚，現主方丈梅逢和尚。以此增延本寺護法檀那華算，伏願扶持佛日，高握化權。此一瓣香，雜毒叢中種就，煩惱海裏飄來。第二回拈出，供養前住徑山中興顯孝，即此堂上天界先師覺浪盛老和尚。以此培植本寺耆舊、諸山宿德，伏願同趨向上，共證心宗。」白椎竟，師卓拄杖曰：「敲唱雙行，要驗生機有路；單刀直入，須是作者登堂。還有作者麼？」僧出問：「法幢久豎，剎海同趨。祖院初臨，冀聞垂示。」師曰：「秋雲垂四野，秋雨灑長空。」曰：「可謂鳳山起舞，硤水增潮。」師曰：「你那裏見得。」僧便喝，師便打，曰：「不可放過。」問：「虎嘯風生，翼乎鴻毛遇順風；龍興雨致，沛然巨鱗縱大壑。門庭施設即不問，塤篪迭奏事若何？」師曰：「節拍清機寄與誰。」曰：「天半峨峰千古秀，倒流石硤一源長。」師曰：「誰人會得。」曰：「與麼則鋒前不露影，旬後覓無蹤。」師曰：「轉

見週遮。」問：「二尊並化即不問，祖父家業請師宣。」師曰：「拽兩齒耙，濺沒脛泥。」曰：「黃鶴峰與黃龍峰相去多少？」師曰：「闍黎曾到浙中麼？」曰：「謝和尚一問。」師曰：「猶隔三千。」乃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發明正法眼藏，展托化外機權。半鉤斜照，熊耳增寒；一鑒輝空，藥嶠孤嘯。雲巖全身指示，新豐覿體親承。荷玉繩繩，雲居卓卓。威音那畔，控鳴鏑以爭長；空劫者邊，佩雙輪而合耀。或明或暗，頓使人境交參；半合半開，直得主賓互換。廬山獨秀，高揭真風。峨峰插天，昭回四表，浚深九曲波瀾，綻開筆花正榦，盡是建立邊事，非為向上全提。新長老到來，荷祖宗正印，承先人法綱。聿見雲垂四野，林巒飄襯足之花；雨灑長空，大地發靈苗之瑞。」驀豎拂子曰：「看，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復舉：「僧問曹山：『國內按劍者誰？』山曰：『曹山。』」師曰：「曹山和尚雖然獨據寰中，要且未明尊貴自別。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今日或有問新長老：『國內按劍者誰？』但對他道：『興國和尚。』忽有箇衲僧道：『和尚恁麼道，只知有人，不知有已。』」師咄曰：「從來揖讓稱尊貴，若守功勳是外臣。」

當晚小參。「水陸千餘里，奔馳已一月。青山白雲寺，歸到且休歇。佛法本無多，何須重重說。大地絕纖塵，滿目皆祖業。果能自承當，秤錘原是鐵。還有為無孔鐵鎚著楔者麼？」一僧曰：「學人今日不著便。」師曰：「好與三十棒。」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知汝承當不下。」僧禮拜。師卓拄杖曰：「切。」

黎川闔邑紳士入山，請上堂。「風前一句，迥絕名模，理後千機，愈增邈摸。若能於洪濛未兆之先觀化機以自裁，玄牝初啟之際識天根而獨立，始可判分兩儀，建立三才，奠安五嶽，開闢四瀆，然後陶鑄生佛，曲全萬物。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強莫移。』既名不得，狀不得，現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木昆蟲、賢愚貴賤又從何處而起？今日遠承闔邑護法賁臨泉石，山僧到者裏豈肯緘默？所謂借他拍板與門椎，我亦逢場而作戲。」驀豎拂子，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晚參。「黃龍頭角，固已高擎天外，彩鳳銜珠，畢竟是誰親得？」代曰：「有功者賞。」曰：「有功者賞，盡是臣分邊事，如何是尊貴一路？」代曰：「夜明簾不捲。」又曰：「夜明簾不捲，汝諸人作麼生與壽昌相見？」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至龍津寺，潤首座請上堂。「七佛已前田地，人人腳頭腳底，寬廓非外、寂寥非內，纔生一念忻聖憎凡、厭苦慕樂之心，便見四山[山*窟]屻、二水瀰漫，勞他從上作者繪彩虛空、雕鏤日月，位置五岳、疏鑿四瀆，或時傑閣凌霄，或時荒煙斷草，所以皋亭於五年

前令潤首座居愚守谷，溯流尋源，要使南來北來直趨向上，親詣寶方。以故山僧昨夜信腳蹋到，也得提燈挈水、掖後攙前，譬如百尺竿頭，重進一步，今日始得與大眾相見，固是平常家風，也要鹽醬隨宜，所謂言語通、親眷屬。」驀豎拄杖，「且道者箇畢竟承誰恩力？」復卓一下，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屬陰陽造化功。」
晚參。「殘霞一船，多處添些；黛影千嶂，少處減些。不落見聞底禍，不入慎家之門。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
茂新禪人懺罪，請上堂。「通身是，遍身是，八萬四千無忌諱，揚塵播土遍十方，錦縫不彰誰敢覷？松引風，泉咽石，蟬噪晚涼蟲響砌，夜來山月上高峰，相對喃喃問緣起。句中意，意中句，驢鳴犬吠大脫空，鋸[金*解]秤錘無實義。杲日暉空雲遍野，秋風一陣雨灑地，露柱燈籠長佳苗，他年得授靈山記。」以拂子擊禪床，曰：「能抹世間苦，觀音妙智力。」
開爐，上堂。「諸方今日鎔五岳、鑄七金，為干將、莫邪、太阿、青萍，去戰魔軍、斬結使。山僧初到黃龍峰下，登老祖之堂，就其壁壘，更不去改旗易幟、減灶添兵，依舊是古爐鞴、古鉗鎚，要使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與非人盡入其中，普請成佛。設有箇衲僧出來道：『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但對他道：『錯！錯！作者好求無病藥。』」
上堂。「黃河千里一曲，泰華萬仞一峰，不是高深難搆，要且棲鳳藏龍，豈比岑嶁浦溆所聚蝦蟹螺蚌、狐兔小蟲？汝等諸人著得一緉草鞋，出門時箇箇在毘盧頂上行，為甚麼若逢不逢？」良久，曰：「棒上不成龍。」
晚參。「捻土定千鈞，不管是上窟、是下窟，若是打一棒，尤不知輕重，待到滴水滴凍時，縱然轉得法輪，也用盡神通妙用，忽遇著箇截水停輪的，東一片、西一片，汝諸人作麼生相為好？晴明日再普請一轉。」
冬至，上堂。「萬仞峰頭露一機，崖崩石裂；平田淺草道一句，河翻波沸。丁一、卓二、放三、拋五，直得黃雲四合，沙頭立鷺，分明翠靄蘢蔥，斷岸猿啼錯迕。若待三日前、三日後，以一動一靜為機，似者般底凍殺、饑殺有甚麼數？秋戊申、冬甲子，太陽從巨蟹入寶瓶，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還有知得向上一路者麼？」卓拄杖，曰：「女媧煉石將天補。」
弟子指月等請上堂。「迦葉富，釋迦慳，千聖不傳無別訣，相喚門前倒剎竿。說得不如行得，見到不如用到。壽昌門下，鋤頭枟耙，柴鐮稻擔，拈動也，山岳起舞，放下也，海晏河清。若是厭勞愛佚的，縱去錫撥寒雲，鉼汲浪花裂錦縫，覓金針，鑽明珠，辨九曲，

依舊漁翁把釣竿。雖然古人道：『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還有向句中得旨者麼？」揮拂子曰：「落鴈浮寒水，啼猿抱曉霜。」

晚參。「寒雨連山暗，溪雲遶殿低。目前原有句，終不涉離微。者裏會得，須菩提巖中宴坐；者裏不會，迦葉尊者赤腳蹋泥。還有道得者麼？」一僧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師曰：「鵝肥破甑簞。」

晚參。「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古人恁麼道，也是抑而為之。壽昌者裏從來不許人挂一箇元字腳，汝等若信得及、把得定，管保天上天下。」

小參。「智不如愚，巧不如拙。拈得地上水碙砂，打落天邊第二月。如來惟一說，無二說。諸人若也不信，東南天傾，西北地缺。」

解制，上堂。「九十日已前，諸人舌頭盡在山僧腳底，任是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亦覓縫罅不著；九十日已後，山僧舌頭亦在諸人腳底，你也知休咎、識機變，步步超釋迦、言言越彌勒。所以，山雲匝匼，春雨涔涔，野亭梅花錯落，官渡歸鴈喧呼，原上牧童長歌燕麥，沙頭漁父高唱竹枝。雖然，章江門外、飛猿嶺下有件陳年骨董，前途忽有人借問，畢竟作麼生呈似他？」擊禪床一下，曰：「莫道山僧口門窄。」

晚參。「騎賊馬趕賊，古今已有作者。將金彈子打雀兒，壽昌慣自不惜。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道，依舊得不補失。』眾中還有為山僧救義者麼？」眾擬議，師曰：「飲水也須防噎。」

上堂。「良醫之門足病夫，巨賈之家多滯貨。達磨不會唐言，贏得一場話墮。你若是思而知、慮而解，縱辨得者竿與麼長、那竿與麼短，依舊新羅鷂過。」

青原智和尚訃至，上供。「鳳宿龍巢隨類墮，鶴衝霄漢混難齊，明暗不彰功位隱，千聖從教特地迷。恭惟青原堂上墨歷智公和尚，天縱之資，取卿相如拾芥；神奇之骨，棄富貴若浮雲。拋卻襆頭，並丹霞而選佛；急秉吹毛，同大洪以傳燈。初入天界之室，諸方喜其得師；繼陞七祖之堂，法社盡稱有主。宗說兼通，炮莊卻走班馬；儒釋淹貫，通雅據失歐韓。所以門風壁立，望涯涘者身慄股戰；家法森嚴，遊門墻者目眩心迷。正擬此藏於五老，何期浮渡於一葦？慈舟歇櫂，十八灘之雲愁霧慘；願駕停輪，七十峰之松悲草泣。今者聞訃之次，特薦葵藿之饈。雖然，正恁麼時，且道青原和尚還鑒臨也無？浮廬突兀遮兜率，藥地阡延載雪山。」

上堂。「麥隴煙寒，桃花浪暖。魚聞雷而化龍，蛙乘水而放卵。堪笑臨濟德山，平地與人據款。汝等來者裏討甚碗？」拈拄杖便趁。

晚參。「兩手扶犁水過膝，說得不如行得；崑崙翻轉作瀛洲，聞到不如見到。三日風，五日雨，應時及節，披簑側立，千峰外的人，為甚麼忙不徹？」
上堂。「驅耕奪食之機，鋤田翁兩手分付；超佛越祖之談，水牯牛一肩擔荷。諸人已是無事漢，還知壽昌為人底眼麼？筍角筷忙長，蕨拳[廾/ 僕] 蔌伸。」
祈嗣，請上堂。「雷雨震千峰，沿流信可通，飛騰三十二，一默顯諸宗。不二門中，是機皆墮；一真界內，品彙咸融。又如時雨既降，山川出雲，二木三草悉蒙天澤，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釋迦，或大身而現示平等、或多身而遊化國土，或尊嚴殊特、或卑劣庸愚，或乘獅子吼無畏說、或跨象王縱勇健威。塵塵爾、剎剎爾，心心爾、念念爾，所以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誠實善信男，柔和慧辯女，故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三世一時說，盡稱妙義；自生、佗生、共生、無因生，畢獲真機。雖然，南泉道：『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但施不作施想，受不作受想。』既施不作施想，受不作受想，畢竟作麼生始契得他意旨？有甚饅頭饓子，快下將來。」便下座。
晚參。「秧針刺水，蝌蚪分行，田蛙亂鼓吹之次，山鳥濫笙竽之長。壽昌者裏，內外一如，咸為舉揚。汝諸人見慣聞慣，以為泛常。忽有箇僧出來曰：『和尚恁麼道，其奈禍不入慎家之門。』大眾為山僧代一轉語，免使他獨恃其長。」一僧曰：「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師曰：「喪時光，藤林荒。」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庚峰定向，事宜皆吉。者裏定當得去，寒暑不能拘，陰陽不能攝。雖然，睹史院內今日有幾人犯突吉羅？」
弟子彭嘉祥四十初度，請上堂。「騎驢曾蹋洞庭青，細看東山水上行。待到石壓筍斜出，懸崖花發愈森森。者裏若緘默得去，便見百物滋榮，千機秀拔。何待出得一身白汗，始識南來熏風？須是出身有句，要且有事無身。果能向北斗裏深藏，始知空劫自己；露柱懷胎，方辯本原自性。盡支那界內，幾箇不是喫爺飯穿娘衣的。壽昌也則過水用筏，傳火將薪。還有識得當人金剛眼睛者麼？」靠拄杖曰：「今日熱如昨日。」
晚參。「離山四十五日，高深坦夷俱歷，惟有眼睛眉毛，依舊兩不相識。致使千聖皆疑，何能理事如一。還有不落階級，直趨向上者麼？」驀豎拄杖曰：「山僧全得渠力。」
師至桃花山，眾請上堂。「山僧前日從大好山中著得一緉草鞋，緊峭異常，以故今朝有一箇到頂句子，并得山中遺範，始與諸兄弟相見。若只借烏藤為伴侶，將箬笠遮面門，雖則逢橋問路、遇水尋

山，倚松岑而品石、攀蘿薜以銘泉，寄亭臺方寫遊興、靠墻壁始賦歸詞，自稱蹋斷流水聲，看盡飛禽跡。殊不知見山依舊忘道，將謂桃花是一片紅，一片白，翠竹是幾竿短，幾竿長，要與出頭天外者把手同行，直是三千里外，安知此處僧寶盡滄海之珠，叢林皆栴檀圍繞？雖然，百歲老人分夜燈，畢竟是甚麼意旨？」良久，曰：「百歲老人分夜燈，紙撚無油兩頭然，謾言諸聖無傳法，好看千峰足底眠。」

晚參。舉：「漸源興和尚因寶蓋約姪來，乃捲簾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卻簾，便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曰：『長老遠涉不易，猶隔津在。』蓋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舉似漸源，源曰：『猶隔津在。』」師曰：「一人開門，卻敵一人，壁壘高陳，若不是侍者犯難成仁，幾乎入室操戈，有人道得通津句，與他拄杖子。」歸堂。

師至石門菴，弘西堂率眾請上堂。「未跨石門一句，向錢塘那畔早已分付了也。又何須鼓響鐘鳴，方知向上有機；竹杖芒鞋，始識機前得路。其如山擁桃花，泉通石硤，松頭露滴銅瓶，竹杪翠飄衣裓。白雲橫谷口，從來鳥道無依；青猿啼夜月，一任玄路有準。穿林寒花著雨，繞砌芻艸生嵐。正恁麼時，人在境中，境在人裏，還有分得賓主者麼？」擊拂子一下，曰：「三十年後自有明眼人道破。」

晚參。「金鋤不動土，靈苗何處生？者裏一科、那裏一行，有甚麼難下手？今時人見解類皆如此，縱好好修事，得二年同一春，也止不得他的貪饕，若遇金鳳宿龍巢，依然錯過不少。拈將須彌山，納在芥子裏，將謂有與麼事，而今平實與諸人商量，二時僧堂裏拈匙把箸，畢竟承誰恩力？且莫心麤。」

晚參。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盡云槎上泛張騫。水茫茫，月纖纖，牛郎牽牛立溪邊。盈盈織女機中坐，贈與一石大如拳。歸來持去問君平，始悔遇僊不識僊。休相悔，還與三文擲卜錢。汝諸人還知麼？他時後日，免得鑽龜打瓦。」

晚參。「夜半捉烏雞，好看白拈手腳；日午點金燈，顯他本有光明。露柱騎山門，上天峰，撞破帝釋殿上天鼓，直得苦空無常一時平沉大地。汝等還知也未？」眾無語，師曰：「逢人切忌錯舉。」

晚參。「將須彌山著汝眼裏，將四大海水著汝耳裏，又道好事不如無；將缽盂載汝，將一莖草蓋汝，又道壓良為賤。汝等頂笠腰包，諸方尊宿豈無相為得力句？拈卻一邊，不受人惑底師僧，試出來道看。」眾擬議，師曰：「者野狐精。」

晚參。「問一荅十的，與他半箇餬餅；問十荅百的，他餬餅半箇；一向開口不得的，囫圇與他一箇。若是向父母未生已前道得一句子，不可小當他，黃金自有黃金價，出來當面與他勘過。有麼？有麼？」眾無對，曰：「話墮。」

晚參。「第一句，壽昌橋與諸人道了也。第二句，老人石與諸人道了也。第三句，獅子關與諸人道了也。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爭柰諸聖眼何？』然雖如是，也不得埋沒諸人。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才出，師便打曰：「一釣便上。」

晚參。「道用心傳，火用薪傳，禪用拄杖子傳。忽然拄杖子出來道：『和尚恁麼說，未免招人怪笑。且拄杖子元是無孔竅底，禪和子又是無孔竅底，不但不能傳禪，兼且言不該典，非智者之所談。』」師乃咄曰：「臨濟在黃檗，喫三頓痛棒，難道是言不該典？雪峰被德山打一棒，如桶底脫相似，難道是杜撰？興化喫大覺痛棒，薦得臨濟在黃檗喫棒的意旨，難道禪不是拄杖子傳底？拄杖子呵呵大笑，曰：『盡去刻舟求劍，幾能得魚忘筌？』」

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者裏見得祖師，可以騎猛虎入蟻穴，趁毒龍上蜂鬚。更或擬議，前是山門，後是佛殿，有甚麼障礙諸人？」拍禪床一下，曰：「惺惺著。」

上堂。「無師智，自然智。拾得唱歌，寒山埽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之高廣，日月星辰所繫；地之深厚，山岳江海所止。汝諸人從頂至踵，聖名凡號，孰置者裏。若得雙眼頓開，你即什迦，什迦即你。若更求佛意祖意，大似捨父逃逝。」

晚參。「折半破三，該通今古；拈頭作尾，和融上下。百草頭上一句，人人道得，佛眼覷不破底機，畢竟落在甚麼處？使鑊不及拖犁。」

上堂。「千峰勢到岳邊止，碣石東奔不顧；萬派聲歸海上消，洞水逆流不住。三面狸奴憤怒不平，使針眼魚吞卻須彌盧，蟭螟蟲吸乾大海水。八臂那吒揚聲大叫曰：『眾生本平等，日用自生疑。』」

上堂。「長連床上抖擻不盡的，東廊上、西廊下插腳不入；佛殿前、僧堂後揀辨得明底，叉手疊足時撈摸不上。縱然著得一緉草鞋，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知爛泥中有刺。若是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雖然，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還知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箇甚麼事？惑亂人不少。」

除夕。舉：「僧問金峰：『金盃滿酌時如何？』峰曰：『金峰不勝酩酊。』」師曰：「金峰雖則語赴來機，未免隨他顛倒所欲。設有人問壽昌：『金盃滿酌時如何？』但對他道：『寧將斟酌意，莫用奕棋心。』」復曰：「瓦鼓高歌欲雪天，金杯滿酌椒花筵。濃雲釀凍催殘臘，速遣春風報稔年。」

解制，上堂。問：「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如何是不開口談的玄？」師曰：「不可將鼻孔裏與你道。」曰：「忽遇銅頭鐵額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一棒一條痕。」曰：「恁麼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師曰：「得者不為貴。」乃曰：「結卻布袋口，三世諸佛出頭不得；解開布袋口，千手大悲摸索不著。一解一結，總不出壽昌底手。」遂撫掌三下，曰：「還知壽昌好手麼？」復揮案，曰：「自有一雙窮相手，不肯輕揖等閒人。」

晚參。「晴天開水道，暖日撒秧芽，布穀聲聲切，春忙亂似麻。秖如金鋤不動土，靈苗向甚麼處生？不可打在無事甲裏。」

小參。「水清渟而涵月，山萃拔以蒸雲，魚騰躍以化龍，龜藏六而通靈。人人衣裏明珠，為甚麼不得常光現前？洎不問過。」

上堂。「山前一片水田，禪和家終日披披搭搭，亦不知界限之廣狹，水路之淺深。連日分付直歲普請，不但要使功不浪施，并得識祖翁基業高厚。還有見得界限分明者麼？把秧斟酌分行壟，佇望平疇綠滿塍。」

上堂。「淫雨戰空，聒耳難禁。平疇高阜，塞眼成塵。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衲子從來打并得下。轉自己歸山河大地，作麼生出身？披簑帶雨耘田者，縱有丹青畫不成。」

晚參。舉：「定州善崔和尚因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說法，崔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曰：『崔禪鄭？』崔便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便下座。」師曰：「崔禪旌旗四列，任是飛鳥莫度，誰知几席間突出行問。小卒當時若不放過，盡定州一城人俱該喫棒。而今叢林商量道：當時崔禪棒折那？是則故是，秖成得箇生滅心行，不但傷鋒犯手，帶累令公亦成虛設。還要識古人麼？大鵬只展摩霄翅，焉肯籬間爭腐鼠？」

上堂。「諸方今日采藥書符，壽昌爭肯守轍循途？何故鄭？無數綠萍浮水面，從教人喚落花圖。」

瀛山巒和尚至，上堂。「空界色界，懸疣附贅，正位偏位，鼠肝蟲臂。鳥道玄路展手，生鐵鋼鐺著鈕。四禁三墮滲漏，蝦跳何曾出斗？不見古人道：『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十成底事也須颺卻，擲地作金聲直須不顧。所以博山老人云：『我得壽昌古佛一箇不肯，三十年建法幢、立宗旨，用之不盡。』汝等諸人是擔佛著肩上行腳的，處處去覓佛覓祖，直饒覓得，究竟不是真佛祖。今者賴遇明眼人在此，壽昌豈敢寶秘？還要識真佛祖麼？」靠拄杖噓一噓，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上堂。「魚躍淵，鶯啼樹，蕩蕩一條官驛路。自離襁褓脫空行，老大縱橫從步武。」下座。徐行曰：「一二三四五，還有相隨者麼？」眾擬議，拽拄杖便趁。復擲下曰：「顧。」
福山寧和尚訃至，上堂。「法城崩，法燈滅，法海停波法流竭，五月十五雪花飛，法身凍殺離生滅。糢糊肉眼論生死，懵懂癡頑歎斷絕，無去無來忘言說，石羊吞卻天邊月。萬象森羅斫額看，大地茫茫如潑墨，鐵牛乳湩滿虛空，散作人間甘露滅。者一點，那一橛，分付諸人好辨別。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記取此日此時節。」
晚參。「大統綱宗，先須識句，斷梗蓬塵，扶傾濟溺，秖要墮聰黜明，絕聖棄智，折箸殘蒿可以破塵破的。若是師心佛祖、意存玄味，縱饒千聖出來摩頂授記，好似入檻獼猴，繫橛跛驢。不見黃梅會裏五百人俱會佛法，惟有盧行者只去負石舂米？汝等要步他後塵，也須顧名思義。雖然如是，無厭足王住處為甚麼其門如市？」復顧眾曰：「諸人生身父母臥在草窠裏，畢竟作麼生救濟？」
上堂。「須彌著在針鋒上，四維上下位置妙。東看則西南觀北，何須更去辨邊表？蟭螟眼裏放夜市，十字街頭揚聲叫。智入三世無往來，中心樹子俱摧倒。壓陷華山十八村，至今官賦無人紹。汝等黃瓜茄子還知麼？未雨先風，雨下不凶。」
上堂。「撥萬象不撥萬象，胡地冬抽筍，氣侯無偏向。是醍醐句是毒藥句？金將火試，人將語試。壽昌二十年坐者曲彔木，從來借他人鼻孔出氣。為甚麼如此？白蘋江靜月初臨，秋聲多半在樹上。」
上堂。「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智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謂仁。輪扁斲輪，郢匠運斤。汝等諸人，眼能見色，耳能聞聲。如何是佛？乾矢橛，麻三斤。為甚麼不會？失錢遭罪。」
上堂。「刈禾鐮子曲彎彎，舀水木杓圓轆轤，雞足峰前疊足坐，曹谿路上相奔逐。諸方三八晚參，敲金戛玉，壽昌者裏，種田博飯，家風樸素，雖是瓦碗竹箸，一任諸人恣意取足。然雖如是，鎮州出大蘿蔔頭，畢竟是何意旨？絲不如竹。」
晚參。「壽昌橋度驢度馬，寶鏡池驗凡驗聖，老人石坐觀成敗。道得的，入地獄如箭射；道不得的，也入地獄如箭射。作麼生是汝諸人出身路？」
上堂。「霜高木落山骨露，水涸潭空岸痕多。後夜青猿叫月，終朝白鳥浮波。西天二十八祖捕風捉影，東土五派二支入室操戈。笑倒元和佛陀，惱亂蹉丘達磨。為甚麼如此？功不補過。」
晚參。「龍峰插漢青，石硤翻空白，若以眼見耳聞，天地懸隔；不以眼見耳聞，天地懸隔。何故噇？西河師子，南山白額，諸人還道得也未？笑倒李八百。」

開罏日，知浴懷先請上堂。「猛火著油煎佛喋，皮毛刮盡情智竭，壽昌原是古罏鎚，餘燄一鼓亙天熱。三世十方各處分，爭肯一模而脫出？」驀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過去諸佛諸菩薩，圓明自在，朽木不可雕也。」以拄杖右邊卓一下，曰：「未來諸佛諸菩薩，毛血未克，難薦齒牙。」以拄杖中間卓一下，曰：「現在諸佛諸菩薩，多才少智，鼠肝蟲臂，一齊趁入罏中，要使焦頭爛額，梵天濺血。諸方盡去，買帽相頭，壽昌總教從事三尺。不見道：『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秖如揮劍後作麼生？」復卓拄杖，曰：「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牛拽耙，馬搭鞍，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寶誌公杖頭刀尺，寒山子樺皮作冠，瀑布不溜青山走，多少時人被眼瞞。還有不受瞞者麼？松關騎虎有豐干。」

晚參。「解點飛龍眼睛底，為甚麼棒上失卻？慣按牛頭喫草底，因甚勞而無功？直饒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正好朝三千，暮八百。」

晚參。「問一荅十，問十荅百，父母未生前，十箇有五雙道不得。無事倚蒲閒縱望，晚霞片片挂寒柏。」

建昌府北園弟子不遷請上堂。「白雲白，青山青，霜寒黃落覆苔深，偶爾扶笻溪上立，也有隨流問法人。道無名，絕古今，莫將言句妄疏親，歷歷孤明能自諉，聖名凡號總虛聲。棒頭眼，格外機，五位三玄作範圍，千聖不知何處去，空留矢橛療狂饑。向上路，滑如苔，撒手橫行實快哉，懷藏至寶輝天地，無數塵勞盡照開。」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章山永壽寺重建大雄殿，上梁。「本是一株大樹，可以覆蔭人天，裁成千古梁棟，巍然撐持法界。日月互繞，並河山之壯麗；水雲齊赴，等性海以攸長。盡東西南北之美，合陰陽造化之宜。任是三十二相，讓他高出一頭；縱有八十種好，畢竟合歸眾妙。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因緣會遇，如事乃備。明堂瓦插檐，涵攝三千大千；雕甍石為闥，融通報土淨土。重振永壽宗風，願祝天子萬年。」

黎川眾護法入山，請上堂。「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兩個上大人，疑殺化三千。何故噁？擔雪填井，止渴喫鹽。雖然，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曰：『有讀書人來報。』」師曰：「雲門雖則斯文能任，其如道出一隅。壽昌門下，鄭尚書、李僕射，世外金湯；蘇學士、黃太史，法中儒雅。只如有讀書人來報，畢竟是何意旨？今日因行掉臂，特為註破：讀書人來報，吾道一以貫，迦葉冀埽衣，顏回在陋巷。須知此道存今古，致有聲光徹霄漢。」

潤首座請上堂。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好山一句請師宣。」師曰：「晴雲烘草色。」曰：「恁麼則短柄鋤頭掀翻大地。」師曰：

「寒日麗松蒼。」乃豎拄杖，曰：「黃檗用者上座打臨濟，秖成得忤逆家聲；德山、雲門以他扶老濟顛，致有嚴厲風範；蓮華峰菴主將去橫擔千峰，幾見路絕人荒？有祖以來，或時支門拄戶，或時拗直作曲，或時擊透重關，或時降伏魔怨，壽昌自撥草瞻風以至出世住山，從不曾背他。今日登祖父之堂，坐祖父之座，豈可置他在壁角落裏？」遂擲下，曰：「莫作等閒看。」

證侍者請上堂。「拈起布毛，如山依嶽；卷卻席子，似水歸川。從來恩多成怨，自古義出豐年。老人說法口鈍，不去敲禪床，儘他用劍刃上事；餘閒一味工眠，任從客相見，要且夢有人原。參得禪，參不得禪，冷暖自知；一聲喚，一聲應，兩無孤負。教嚴而後道尊，何勞勝劣相角？師勝始是資強，不必黑白稱譽。壽昌門下，椰子大，須彌大，可依可託；藤條長，朽杌長，堪雕堪飾。雖然全得渠力，畢竟同出隻手。」驀拈起拄杖，卓一下，曰：「收啟千佛道場。」

弘西堂請上堂。「棒頭得路，猶為顧注之蹊；言下知宗，盡屬緣慮之表。直饒招手橫趨，未是高才捷足；睹竿直返，難云透關正眼。壽昌者裏，層煙為塔，上出梵天；鏤冰作花，橫亙大地；住電為燈，光合塵剎；刻月作舟，中泛濁海。雖是水月道場，鏡花佛事，然而酌水獻花，不失其宜，何須更向五臺山赴齋，大悲院應供？即能一飽忘百饑，未免勞身佚口。山僧昨夜運心誠想，欲供三世諸佛洎現前大眾，將一句一字滿足無遺，四事具備，六度齊彰。」驀喝一喝，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興舒等編

皋亭舒首座、洪西堂、神監院，洎兩序執事，同杭州護法供法衣法被，請上堂。問：「吳山山頂雲，西湖湖內水，雲擁黃龍峰，水合石硤流，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師曰：「蒼靄看無盡，潺湲弄有餘。」曰：「武林闔郡居士，拈一瓣香，祝和尚大誕，未審和尚還受祝也無？」師曰：「匝匼隨風轉，繽紛滿地飄。」曰：「恁麼則一聲春鳥青山外，無限輪椎擊不開。」師曰：「透關有眼者，亦自知機變。」曰：「室內兒孫全得力，萬邦齊仰祖風高。」師曰：「且看腳板下毛長多少？」乃曰：「從來不肯囊藏被蓋，要見八風披露，千眼頓彰，為他本有上原著不得一箇佛字，一箇魔字，一箇僧字，一箇俗字，才惹著者一縷，便見金花覆地，玉蕊擎天，散綵縵於長空，布風旛於遍界。所以古人道：『不受底端的是眼，將來底畢應是瞎。』何況金毛現於雲中，爪牙怖於疊巘，嚬呻顧注、返擲騫騰，玄沙虎象骨猴、南山鱉鼻向北蠻驢，腦裂皮焦，威獰遠伏，正眼看來，總是揚塵足岳，擔雪填井。眾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受檀越供養，畢竟作何報荅？』」驀擊拂子，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石鎮眾居士請上堂。「平常展演，沃野千里，七聖皆迷於具茨；突兀施陳，岡巒萬仞，群僊盡隨於妙峰。翻空雪瀑，濺顛雷於檐際；跨渤巨艘，載明霞於階除。至若緗雲彩電，白月清風，南金北貝，飛縵舞幢，如意瓶，破暗珠，四法財，八功德，俱是日用事，為甚麼如此鄭？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心知藏樹典客請上堂。「一字書乾海墨，一喝該通五教。以百千萬億不可說的字，始能發明義海；以百千萬億不可說的義，盡歸向藏海。所謂心地藏，功德藏，無盡藏，如來藏，盡該攝一喝中。然後使天中來的菩薩，與他說六度萬行諸波羅密門，令他捨欲樂趨佛乘。人中來的菩薩，與他說五戒十善，蠲除苦集，契入道心。羊中來的菩薩，與他說三解脫，去貪瞋癡，免畜生報。或他方世界來的菩薩、從地湧出來的菩薩，當與他衣服，與他齋喫，與他茶喫，與他臥具，與他醫藥，使他發菩提心，俱向一喝中成正覺，轉法輪，般涅槃。」驀喚大眾曰：「且道者一喝從甚麼處來？」復喝一喝曰：「智者聞之猛提取。」

兩序請上堂。「虎豹文章，治世經綸；銅頭鐵額，叢林標格。壽昌者裏從來家風樸素，人人牽犁拽耙，從不論因計果。寒山蹋碓，拾得挨磨；普賢搬柴，文殊著火。」復以拂子點，曰：「第一座，第

二座，金鎖玄關擘篾做；第三座，第四座，縛鬼芒繩要左搓。東西頭首、執事，兩序二十餘人，雪峰毬子只三箇，聚毛成裘足可觀，聚沙作佛虛空大。佛身既有虛空大，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出氣？」放下拂子，曰：「用力不多。」

金谿項山紫雲禪寺知微禪宿仝寰空師，請上堂。「參禪學道人只要識得本來面目，自然能受用本地風光。雖波波挈挈，拄杖擊碎千山；泥泥水水，芒鞋踢翻巨渤。或騎獅子，或駕象王，游戲他方國土；或挂垢衣，或著珍御，坐斷報化佛頭；或以一身現多身，或以一劫示多劫。所以，釋迦老子道，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去來，無有起滅。如是，則紫雲深處，面面相，黃閣簾垂，時時得旨。何須把火重矚，始辯親疏。」揮拳驀示，「方知直截？風來席上，冷澹一堂；雪滿山中，芳規萬古。諸人還要識本來面目麼？」揮拂子，曰：「曾記少年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

解制，上堂。「平鋪蒲團疊起腳，直饒三世佛祖也入作無門；高捲布簾橫擔杖，任是德山、臨濟定要公驗分明。若是追風良驥、透網金鱗，必然別資一路。何故聱？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晚參。「正月雨，二月雨，四十五日盡滂沱，弄泥團漢居正位。也陞堂，也說偈，長行短頌悉周備，尋聲救苦現他方，琉璃界內攙行市，度得癩狗去生天，糞箕埽帚為授記。拄杖子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爭奈諸方眼何？』」師咄曰：「你者木頭也敢向人天眾前插觜，惹得伎死禪和，處處去說神說鬼。」

師至廩山埽塔，瑞如監院請上堂。拈香：「此一瓣香，空劫以前栽就，大好山中攜來，供養我本山堂上洞宗三十世蘊空忠祖老和尚，伏願為雲為蓋，普覆群機。」乃曰：「短笻撥雨破寒煙，路出蒼崖斷石邊，忍凍梅花依竹外，山雲山鳥舞階前。高有月，深有泉，突兀晴巒影不偏，不是群峰爭比類，誰能得見此孤妍？所以道，盡大地是真實人體，但向腳頭腳底蹋著祖翁田地，收得原本契書，自能淬礪古今，陶鑄剎海，邈寫風光，指揮大地，攀躋峭壁懸崖，俯摩蒼藤怪石，取之終古以不禁，用之萬世而無盡。若只在三千里外觀瞻，白雲影裏摸索，忽然煙嵐四市，猿鶴翩翻，未免心迷目眩，懷疑生謗。山僧二十年於三吳兩浙，風風雨雨，水水泥泥，穩蹋親躋，領略殆盡，今日登祖師之堂，陞祖師之座，椰栗烏藤不見短長，古樣伽黎原無異色，雖是上古風規，亦可為今時樞要，直得稱揚亦稱揚不盡，讚頌亦讚頌難窮，豈可作等閒見聞？」驀喚侍者曰：「祖師前添香著。」

泉書記采天然木如意供師，小參。「相識一片，相失萬重，比曹家女美態雍容，非造物之化裁，豈五岳之靈鍾？謾將狂吟作舞，能善用可以撼動穹峒，何須擊碎唾壺，在知幾可以摧壞魔宮，乃和氣之

蒸成，儼芝菌之兆豐，實淳風之吹出，若彤雲之方零，升於巖廊之上，奉一人之尊崇，處於丘壑之間，啟千聖之遺蹤，等秋月陰涼大地，並夏日爍破邪宗，指揮處花雨濛濛，號令時符印雄雄，公輸難施其巧，郢人相顧不逢，本色何能擬名，住山宜乎稱翁，如今拈在龍峰上，相佐山僧振祖風。」
上堂。「月迴高空秋露垂，鴈聲嘹嚦過峰西，年來贏得心無事，不用盲聾免是非。玄沙和尚，麻衣草履，無端上平遠臺，一滑滑倒，至今無有人扶起。還有衲子肯出隻手相扶持者麼？求人不如求己。」
晚參。舉：「智門祚和尚因僧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門曰：『六祖原是盧行者。』」師曰：「青原倒插荊。嘯峰師兄、墨歷師兄住院時，已發三枝新榦。南岳讓遷二祖舍利塔，傳法堂，似石師兄已結搆了也。壽昌古佛門下，子子孫孫東撐西拄，老智門雖則因事長智，要且言說不到，山僧也下一轉語。設有人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但對他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者裏見智門則易，見壽昌則難，具眼衲僧試檢點看。」
上堂。「九烏射盡，何須箭後有路？一翳猶存，難期坐享昇平。」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薦得底，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句句通神；薦不得底，分三玄、列五位，皆成賸語。還有薦得者麼？」放下杖，曰：「別是一家春。」
寶方弟子大鑑等，莊嚴受業師思賢耆宿請上堂。「古佛堂中，是誰親到？妙高峰頂，那箇先登？若是不動步者，縱能得然燈古佛摩頂記莂，猶屬依他，何況七日週遮，始相見於別峰？雖然，蹋破草鞋，未免功勳自墮。所以，青山崔嵬，巖花歷亂鶯啼；澗水潺湲，岸柳飄颺魚躍。平疇綠野，淺種深耕，丹嶂層巒，重荷輕負。溶溶春日，麗晴色於蒼松；疊疊春雲，散明霞於翠竹。故《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又云：『一切眾生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正恁麼時，四大離散，六塵消殞，東山西嶺青，畢竟喚甚麼作當人金剛不壞身相？』」良久，擊拂子一下，曰：「智者聞之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卻機。」
晚參。舉：「趙州和尚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州曰：『呈漆器。』」師曰：「要識趙州麼？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
寶輪弟子大御等莊嚴受業師知予耆宿，請上堂。師卓拄杖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正當恁麼時，大鐘橫撞，法鼓轟闐，緇素交參，人境雜遝。還作麼生說箇忘所知不假修持的句？」驀拈拄杖曰：「拄杖子與我知公老宿同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諸佛，共入平等三昧，降神處胎。或現大身，或現小身；或現尊嚴殊特，或現卑劣愚癡；或出家修道，或梵行純一；或塵勞煩惱，或證果成道；或內密外現，或權乘凡夫；或六度萬行，或淨佛國土；或滿足菩提，或演壽量，或說本事；或一劫住無量劫，或無量劫住一劫；或一義說無量義，或無量義說一義；或般涅槃，或有餘，或無餘；或示同生死，入無生死，或無生死，示入生死；或淨邊穢，或穢邊淨。皆是鏡花佛事，水月道場。所以春山雲漫，春鳥丁東啼曉色；春晴雨過，春花璀璨遍林巒。平疇綠展，盡露春光；叢林香布，咸繞栴檀。於是彌勒世尊從睹史內院，打箇欠申曰：『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驀喚大眾曰：「還是覺時語？夢時語？」擊禪床曰：「分明記取。」

晚參。「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且道如何是關捩子？」自代曰：「也不較多。」曰：「也不較多，為甚百鳥銜花相獻？」曰：「悔不慎當初。」曰：「悔不慎當初，魯祖經年面壁，玄沙為甚要打五火杈？」曰：「只知入水求人，不覺通身落井。如何是出井一句？」代曰：「依舊漁翁把釣竿。」

普門大士開光，上堂。師曰：「看！海雲雜沓，湧出洛伽之尊；花雨繽紛，迎承慈悲之相。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豎拂子曰：「總從者裏出現。何待雲山高聳，纔瞻寶髻巍峨；翠靄叢芳，始識身雲殊麗。澄秋波於眼裏，列黛色於眉端。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大啟圓通，盡十方世界，吼遍吼，擊遍擊，動遍動，震遍震，盡演妙音。正當恁麼時，大士神通願力，悲心智慧，盡在諸人一念救苦心中。」顧左右曰：「作麼生是救苦心？」合掌高聲曰：「南無觀世音菩薩。」

晚參。「山僧數月以來，同拄杖子從西天東土打箇之遶，並不曾遇著一箇明眼人。拄杖子從傍曰：『難道釋迦老子不是明眼？達磨大師不是明眼？』山僧與他一掌而退。今問諸人：畢竟那箇是明眼？」眾擬議，「輸與拄杖子。」

晚參。「道一句子，諸人便妄想。第二句總不開口，又說老漢少方便。而今東西南北沸似湯，不如囫圇傾出。果是久參高士，必知機變。後學初機，好生緇素。」驀喝一喝，良久曰：「可惜許。」

冰生禪座請上堂。「日面月面，高低等見；四智三身，顯用藏仁。曉來寒色在松筠，谷口梅花香噴盡，十方世界總是當人堅固身，何須待洞庭波漲、城南草青？但飽喫飯、暖穿衣，向野亭浦溆看歸鴈陣陣北征，儘好掉臂闊步，毋論師子返擲、象王縱行。壽昌素嘗嬾性，開口便說，無甚大喻小喻、短偈長行；見事便作，無甚一劫二劫、證果修因。都盧只有一句，自然百物滋榮。」驀以拄杖卓一下，曰：「會麼？」靠拄杖，曰：「令不虛行。」

晚參。豎起拳，曰：「者一句子，莫道諸人道不得，山僧也道不得；三世諸佛道不得，天下老和尚也道不得。畢竟作麼生？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

普門大士誕日，撫州廣壽寺僊源禪座請上堂。「壽昌家風，從來種田博飯，儘他諸方浩浩商量，有句裏藏鋒、言前得旨，任是紅旗閃爍、甲馬單鎗，按劍相待、張弓立等，果然水洩不通、鳥飛難度，究竟總歸文明賀聖朝。而今十虛通暢、七政旋乾，人樂春風、農耕壟畝，聲塵上也著到、色法裏也透過，莫道是雙眼，直饒千眼、萬眼、八萬四千眼悉歸正見；莫道是兩手，直饒千手、萬手、八萬四千寶臂總成大化。只要光剃頭、淨洗腳，那管是榆楠木做，周匝有餘、天地懸隔？有朝一日蹋到汝水城畔、擬峴臺前，見樓閣凌霄、鐘聲徹耳時，無論是觀音舉、上藍舉，始道山僧不欺人。正恁麼時，因齋慶讚，且歌一箇種田口號。」良久，擊拂子，曰：「春雲醉雨勒春寒，春鳥啼花春未殘，春壟人歌春事急，春庄處處薦春盤。」

上堂。「拆東籬，補西壁，理長則就。撦公被，蓋婆腳，事寬則圓。拈燈籠入佛殿裏，撞著陳如尊者道：『去則名客，住名主人。未審掌亭人姓甚麼？』投子道底。」

上堂。「鳧脛短，鶴脛長，松本直，棘本曲。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脫襪打眠，板響喫粥。者裏若分賓主不得，祖師已歸西竺。還有分得賓主者麼？合笑不合哭。」

晚參。「肉重千斤，智無銖兩。雪峰火爐大，趙州腳板闊。衲僧家耳裏著得四海水，眼裏放得須彌山。袈裟裏草鞋處處到來，因甚青州布衫不會？還有會得底，出來商量看。如無，鄉村四月閒人少，才罷蠶桑又插田。」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拄杖子穿過髑髏，且道山河大地與諸人是同是別？常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

晚參。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曰：『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曰：『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踠泥沙。』陂佇思，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曰：『太守見箇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師曰：「盡謂風穴擐三玄戈甲、施四種主賓，盧陂縱有七事隨身，也遭擒下。殊不知機不密而謀露、慮不遠而憂臨，盧陂固不足論，老大風穴亦被俗漢覷破。當時待牧主道：『當斷不斷，反

招其亂。』便好一喝，不但見方外人風規高出一籌，亦知祖師心印別有長處。」
上堂。「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一一分明，重為舉似。者裏會得，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現成活計。者裏不會，虎咬大蟲，蛇吞鱉鼻，無本可據。且道西方日出卯是第幾句？瞥瞋瞥喜。」
晚參。「識得一，萬事畢。你諸人盡是無事人……」驀豎起拳頭曰：「且道喚者箇作甚麼？」自代曰：「不勞再三。」
小參。「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東西南北，無往不遇。逢險架橋，就水設渡。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無數懵懂癡人，盡道古人爭樹不爭樹。是何故？副墨之子不會，問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不知，汝等還知麼？」擊禪床一下，曰：「千年田，八百主。」
晚參。「餧驢餧馬，車載斗量不盡；透水透沙，從教鹽醬隨宜。換卻人眼睛底，拈放一邊。」驀豎拳，曰：「者裏道一句看。」復揮案，曰：「放過一著。」
上堂。「聖人無己，靡所不己。自南自北，自東自西。牛溲馬渤，土塊乾屎。隨緣認得性，無瞋亦無喜。雖然，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畢竟是誰？」咄曰：「石敢當前問路底，豈不是你？」
上堂。「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阿耨四河水，滔滔流未已。心外無法，身心一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知之謂神。昨日魯三郎妻得曹家女，諸人若也不信，但看狙公賦芧。」
上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諸人起居食息未嘗少間，有時也動地放光、有時也全提向上，只是諸人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未免事事打做兩橛、頭頭喪失本真。今日還是用那一員尊宿相為好？若用德山、臨濟，又道是盲枷瞎棒；若用洞山、雲居，又道是葛藤籠絡；若用溈山、法眼，又道是指東話西。畢竟用那箇始得？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
上堂。「秋山雲外老，秋樹月中分。四顧何寥廓，此情與孰論？」乃高聲喚曰：「門外犬吠聲，有讀書人來報。」
晚參。「一葉落，天下秋，德山、臨濟因甚開口不得？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也是賊過後張弓。』許他是箇了事漢。」
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作禮，師與一踏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歸方丈。
上堂。「霜黃木落，山山盡露秋容；風急天高，處處惟看鴈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裏眼不透青黃，耳不騎聲度，帶累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路。」

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深沙神與地神相鬥不勝，鼓一陣黑風，將四大部洲一時遮障了也。拄杖子傍觀不忿，劈空一棒，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汝諸人還知麼？兩重公案。」
晚參。「若論此事，山僧未開兩片皮，汝諸人向甚麼處嗽咂？」便歸方丈。
晚參。「我若向上提持，你者一隊總是涅槃堂裏漢，只得隨汝顛倒知見，喚三作五，指鹿為馬。」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者箇畢竟從何而起？」眾擬議，曰：「不勞再勘。」
晚參。「騏驥追風，本是汗血種性；大鵬運海，好看作者神奇。豈同盲龜跛鱉，箇箇循途守轍？盡大地是箇轉身句，道得著底，洗腳上船不費餘力；更或擬議，未免奔馳南北。如何是轉身句？」眾無對，拽拄杖便趁。
上堂。「東頭買貴，碌磚瓦礫，價等連城。西頭賣賤，照乘夜光，低並糠秕。貴賤得宜，市利常例。貴賤失準，理有損益。於佛法中作麼生辨得失？誰人識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通其變，使民不倦，普請金剛鑄鐵券。墮其肢，黜其明，鑿殺混沌是何人？子順於父，臣奉於君，要使兒孫足下行。還有擺手出章江者麼？丈人荷蕢，子路問津。」
晚參。舉：「南泉和尚因僧侍立次，泉顧視之，其僧便合掌，泉曰：『太僧生。』僧便叉手，泉曰：『太俗生。』」師曰：「合掌太僧生，叉手太俗生，合與不合間，二宜免愛憎。由也得升堂，愚魯在曾參，堪笑老臊胡，日午打三更。」
薦正藍旗大將軍呀賴，請上堂。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存。那箇是常存的性？」師卓拄杖曰：「無別物。」曰：「是知山色溪光，無非清淨妙體。」師曰：「莫依他。」曰：「秖如薦拔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一雨普滋，三草二木去也。」師曰：「識得拄杖子麼？」乃曰：「盡道拈斷梗蓬蒿可以破塵破的，以殘甓瓦礫將去固壘封關。直得金鏃馬前落路分箭後，雲影纛後懸機透刃先。阿那箇不是高扶舜日、廣布堯仁，難免躡趑趄於步履，含擬議於辭端。如今東西南北總屬國王水上，塵剎浮幢皆為妙體遮那。何須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亦不必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要知殺人不眨眼底將軍，便是成佛有餘的漢子。而今空王俸也不消食，鴈傳書也嫌去看。壯氣歸山川，忠心昭日月。灑灑落落，無蔽無虧，始是無依道人之母。既不隨類居墮，又肯撲在人天位中。雖然如是，畢竟作麼生？」驀喝一喝曰：「三十年後有明眼人註破。」

薦正藍旗纛章京車不代、鑲藍旗纛章京安捺，請上堂。「三日前，古廟香爐去；三日後，一條白練去。正恁麼時，雲蒸霞蔚，日照天臨，鶯啼綠樹，岸柳搖煙，人臥玉樓，山花散綵，也不消奪人不奪境，也不消奪境不奪人。王令既行，野老謳歌，謝閒名於塵表，紀勳業於鼎鐘。以智遣惑，誰不委知？以智遣智，幾能搆得？所以古人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凡愚聖智、生死涅槃，畢竟向甚麼處著？」驀以拂子擊禪床，曰：「者裏緇素得明，三世諸佛在諸人腳底；者裏承當不下，諸人在山僧腳底。」良久，復顧視左右，曰：「逢人但恁麼舉。」

薦正白旗夸蘭大賓畢，請上堂。「相隨來也，邈畫難成，不是同氣相求，爭見風高古策？所以把手教人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金針雙鎖，備古錦以含春；玉線平牽，湊天機而協律。盡去驅識情於緣慮之表，乾豈能盡？泯見聞於聲色之端，喜猶不忘。兆五五在明暗之前，列三三處偏正之後，到者裏覿露堂堂，也須高著眼看。」復擲拂子，曰：「分明記取。」

薦正紅旗纛章京王國柱，請上堂。「一舉不再舉，今已重舉；一見不復見，今已繼見。果然七事隨身，待有伴即來；要立一塵家國，無功不處。偃三玄甲冑，息五位戈矛，打起禾山鼓，驗取雲門普。何須三變淨土，始闡玄詮；九轉還丹，方騰霄漢？所以趙州和尚曰：『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遇緣即宗，不分是主是賓；饑不擇食，管甚餽子饅頭？若得生機至真，不妨且圓前話。於是彌勒菩薩從睹史內院聞說此話，拖出箇布袋，呵呵大笑。且道佗笑箇甚麼？莫待當來。」

聞龍華忍和尚示寂廬山金竹坪，上堂。「撐東一枝忽折摧，愁斷春風不敢吹。八臂那吒負不起，六鼇載去海山悲。不須悲，銀碗盛雪混莫及，鳳宿龍巢類難齊。小魔拍手大魔笑，打鼓普請為報知。雖然如是，涅槃與生死畢竟作麼生辨別？汝等諸人若辨得古人底眼目處，生滅而不被生滅之所轉。其或未然，齊到龍華和尚座前為汝註破。」

晚參。舉：「汾陽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汾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師曰：「快便如風，圓轉似水。汾陽老人秖知敏於事而不慎於言。壽昌即不然，設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道：『今日熱如昨日。』」

晚參。「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大小祖師好與三十棒。何故礙？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解夏，小參。「燈籠騎佛殿，出山門，光不透脫；露柱著靴衫，入淨瓶，見處偏枯。若是體露金風，諸人慣得其便。至於水落石出，

飛猿嶺下有一句子，汝等作麼生道？」良久，曰：「立秋當種豆，白露好鋤茶。」
師至延津訪舊歸，小參。「交劍潭奔濤澎湃，龍門石怪險萬狀，山僧一艇隨流，快捷若風。昨從飛猿嶺過，踢碎玄沙腳指底石頭，謂山僧曰：『和尚出入俱從此道過，玄沙和尚有一則公案，何不為天下人拈卻？』山僧對他道：『如今四海平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
結制，上堂。「高高堆，滿滿擔，潑狼潑籍；一手抬，一手搦，卷舒隨宜。百草頭上橫踐豎蹋，縱意施為，有甚麼遮障諸人？有甚麼礙塞諸人？管他壁壘高低、爐灶冷熱。壽昌者裏大開著門，從來易見難識。拄杖子從傍曰：『和尚恁麼為人，只恐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山僧咄曰：『你者漢一向強作主宰，若是一等孟八郎漢，靠著你撐門拄戶，將謂你有多少伎倆？山僧今日若不放過，好與三十。』且問汝諸人：還是賞他？是罰他？」良久，曰：「消得恁麼。」
晚參。「山僧前日有箇省力句，要向諸人道，只為舌頭痛。今日舌頭好，又忘卻了也。汝諸人還有為山僧代得一轉語麼？若道得，不獨顯叢林有人，且見壽昌門下令不虛行。」首座曰：「和尚萬福。」師曰：「者是第二句。」玉山曰：「和尚未出方丈前已道過了也。」師曰：「者是第三句。」復顧左右，曰：「分明記取。」
上堂。「黃葉曉霜堆驛路，小橋臥柳集寒鴉，野亭柱壁多書字，風捲遊絲骨落花。高高處，蒼松倚怪石；低低處，淺水湧汀沙。風吹釣艇橫，雨打茅屋斜，盡道境在人中，言外得旨，自然頭頭到家。似如此會去，錯過了車大蓮花。有者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雖然說到，難免好境被眼遮。汝但過得壽昌橋，蹋著石頭路，管他是向上向下，毋論東寺師叔、西山耆闍，三箇柴頭成品字，交肩相過參學事，畢竟是無差，步步相隨，勝似露地白牛車。大眾！釋迦老子道：『此處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既無人能到，是誰知深固幽遠耶？」卓拄杖，曰：「看腳下。」
晚參。「天下老師盡說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殊不知盡大地總是諸人正句。纔起心思慮，便見有百八句不可說句，直饒不起心思也沒交涉。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收。」
晚參。「山僧二十年覓一箇不被物轉的不可得，何況有能轉物底？縱拈得老人石擲向他方世界，只成箇此無彼有，何能得泯然自盡？諸人且道：如何是泯然自盡底句？」擊禪床一下，曰：「春來草自青。」
晚參。「六耳不同謀，三人證龜成鱉。達磨航海而來，依舊春寒秋熱，致令後代兒孫箇箇循途守轍，反道少林有妙訣。」

除夕小參。舉：「僧問石門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古人恁麼荅話，不但奢而不儉，要且惹起閒神野鬼多少妄想。設有人問壽昌：『年窮歲盡時如何？』但對他道：『野老敲盆歌臘盡，兒孫拍扳和蠻腔。』」復曰：「山林燈火照岩叢，夜色沉沉古寺鐘。莫謂東風不相識，梅花璀璨露春容。」

上堂。「日月杖頭挑，照盡體無依。袈裟裏草鞋，無間功不立。夜明簾外，空劫今時雙彰。明月堂前，正偏混融獨舉。秖如樞密不得旨，閫外化權，畢竟是誰制令？」曰：「逢人不得錯舉。」

臨川南源寺新戒永球等請上堂。「壽昌老子遺下者一柄鋤頭，雖是式樣不合時宜，能操持者管取受用無盡。山僧二十年全得渠力，不但能種植靈苗，并可以鋤邪輔正、可以降伏魔怨、可以撐拄門戶。而今南隴北疇、東坡西畬盡長嘉穗，山拔崒以蒸雲、水澄渟而涵碧，目前總是祖翁田地，又何嘗有一絲毫瞞昧著諸人？又何嘗有一寸尺不與諸人同受用？每歲成冬藏之候唱村田樂，不拘小律高腔，只要應時及節，惟有者柄骨董鋤頭今日不妨拈出。汝等俱是他州外縣來的，聞見異常，欣慕殊勝。」復舉起拄杖子曰：「崑崙瀛洲翻轉後，貴在吾人用意良。」

晚參。「神奇化于爛腐，智巧出自愚魯。達磨冷坐九年，二祖斷臂良苦。要見古人風規，也須踐他步武。欲得急切相應，明朝臘月十五。」良久，擊禪床，曰：「三握髮，三吐哺。」

成道日，戒弟子等閙請上堂。「夜來星月燦晴虛，霜氣凌凌滿佛廬，床薦旋鋪粳稻草，鼾眠不覺日當禺。紛紛開眼皆說夢，閉目存神免歎吁，妄想智慧兩何屬？佛與眾生果悟迷。以故打鼓為告報，大家莫作屋中愚。雖然如是，釋迦老子於正覺山前明星現時悟道，今日黃龍峰下赤日當空，汝等諸人又悟箇甚麼？者裏見得定、把得住，管保汝等天上天下。」卓拄杖，下座。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興舒等編

拈古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師曰：「世尊門裏出身不得，文殊身裏出門不得。仔細看來，也是徐六擔板。」
世尊坐次，見二人羿豬過，乃問：「者箇是甚麼？」二人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太陽玄曰：「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卻。」壽昌經曰：「君子有成人之美。」
師曰：「兩箇老老大大，從來以己方人。殊不知黃面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五通僊人，五通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雪竇顯曰：「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卻因邪打正。」
師曰：「老胡也知有那一通，秖是口門窄。」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願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師曰：「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黃面老子能說不能用。當時待魔王道：『我待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但向他道：『我不如你。』管取低首歸降。不見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遂作禮而去。阿難乃白世尊曰：「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師曰：「不但瞞人，亦且自瞞。及乎被阿難一拶，直得向驢前馬後立地。且如外道悟去，不知還端的也未？」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六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往昔弒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

世尊。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異口同聲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師曰：「世尊舍己從人，慈悲太煞。文殊權柄在手，未得自由。兩箇漢無大人相，帶累五百比丘，髑髏粉碎，又何曾夢見？若是祖師門下，直須血濺梵天。不見道：為人須為徹。」

世尊因文殊一日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師曰：「大小世尊，明於責人，昧于恕己。皋亭者裏，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拄杖子兩手分付，三十年後，亦省得人道料揀不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師曰：「城東老母，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既知無回避處，何故以手掩面？婦人態度，一時露出。即今還有不欲見佛者麼？」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曰：「大小文殊、善財互相熱瞞，不顧傍觀者哂。」

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得。」曰：「和尚為什麼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師曰：「且道祖師恁麼荅話，還得黃梅意旨？不得黃梅意旨。要會麼？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借問誰家子，讀書人做官。」

忠國師因涅槃時至，乃辭代宗帝，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諳此事，乞詔問之。」後代宗詔應真入內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乃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顯曰：「代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麼？秖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師曰：「大小雪竇抑已揚人，殊不知無縫塔樣，至今巋然不動，可惜代宗錯過。若是作家君王，如飛龍在天，光被四表，又何止衲僧門下。後耽源呈頌，也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具眼者試邈模看。」

傅大士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

師曰：「大小傅大士，話作兩橛。若是衲僧門下，自救不了。何故？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欽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聞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師曰：「馬師草草問候，欽師万字折點。雖然往復無差，轉見道路週遮。總謂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殊不知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馬祖一日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見，可謂協於心體，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滯此。」

師曰：「藥山於牝牡驪黃之外，略露神駿老追風，便顧影驚心，步武倒卻。若是而今叢林，稍見皮毛差勝。若道同時不識祖，不張乖弄醜，便隨群逐隊。」

雲門因齋次，拈起糊餅云：「我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僧曰：「為甚麼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門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

師呵呵大笑曰：「皋亭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於食等者，於法亦等。雲門雖則行平等慈，未免情識太煞，使一隊向北驢望上心生，盡往高高峰頂立，已謂珍御寶几。若是兩人共一碗，江西兩浙有血氣者，喫了也須嘔出。」

夾山示眾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偃曰：「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師曰：「夾山好事不如無，雲門禍不單行。雖然如是，駕與青龍不解騎者多，又爭怪得山僧？」

洞山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顧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後有舉似石

霜，霜曰：「出門便是草。」山聞乃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二俱作家。且如東去西去者，盡是草裏漢，又何曾有出身路？皋亭恁麼道，不圖打草，秖要驚蛇。」

洞山因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曰：「什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平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保福展曰：「洞山自是一家。」乃別曰：「覓得幾人？」

師曰：「保福老漢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老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又道：『覓得幾人？』果然搆不著。」

洞山聰上堂曰：「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卻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師曰：「大眾！好言語，若人信受奉行，敢保一生受記。從教三十年後，有人道皋亭和泥合水。」

金峰一日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峰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峰曰：「你喚作什麼？」曰：「枕子。」峰曰：「落在金峰窠裏。」

師曰：「學他者拙，似他者死。何不奪卻枕子，免得天下人墮在金峰窠臼裏。」

梁山因太陽玄參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是吳處士畫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玄頓悟於言下，遂作禮起，卻依位立。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師曰：「梁山老人嚼飯餵嬰孩，不覺滿面塵灰。待他道：『道即不辭，恐上紙筆。』三十棒趁出，不為廣大門庭，子孫也未至斷絕。」

太陽警玄禪師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嘴鷺鷥身，卻共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卻似雲中鴈。」

師曰：「混不得，類不齊，太陽老人拈示殆盡，只是罕遇知音。皋亭恁麼道，多少錯會者，又向炭庫裏作活計。」

太陽問僧：「甚處來？」曰：「洪山。」陽曰：「先師在麼？」曰：「在。」陽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聾。」陽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陽曰：「喫茶去。」

師曰：「者僧果的從洪山來，只是錯傳洪山語，以致虛費太陽常住茶湯。」

太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陽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

師曰：「太陽老人從來家風嚴密，門庭廣大，可惜者僧不是登龍者。」

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曰：「甜瓜何時熟？」清曰：「即今熟爛也。」陽曰：「揀甜底摘來。」清曰：「與甚麼人喫？」陽曰：「不入園者。」清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清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師曰：「瓜熟子離離，不入園者坐享無功。太陽父子恁麼揀辨，可謂甜瓜徹蒂甜。噫！」

雪竇顯禪師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師曰：「雪竇老人恁麼為人，何能坐斷天下人舌頭？當時若有箇師僧出眾，但向他道：『和尚話墮也不知。』待他眼目定動，拂袖便行。」

投子義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子曰：「秖知金玉異，那識楚王心？」僧禮拜，子以拂子擊之。

師曰：「開疆展土，革故鼎新。投子老人自是一代英傑，且道者一隻箭而今落在甚麼處？有人道得，許他天下橫行。」

投子因芙蓉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蓉擬進語，青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青曰：「且來，闍黎。」蓉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

師曰：「俊哉！大似破壁飛騰，三十棒分付得著。雖然，撿點將來，猶少三十棒在。」

芙蓉楷禪師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蓉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蓉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蓉曰：「和尚慈悲，放他閒去。」

師曰：「深相體信，出入無難，芙蓉得之矣。三十年後，人多懈怠，那裏討者閒漢？」

雪竇一日見僧來，拈拄杖曰：「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曰：「不敢。」竇曰：「為甚麼棒上不成龍？」僧曰：「三十年後恐孤負和尚。」竇放下拄杖曰：「吽！吽！」

師曰：「既然兩手分付，何妨如龍得水。三十年後，也顯叢林有人。孺子固不足與謀，老盧亦勞而無功。還有眼親手快者麼？」復靠拄杖曰：「收。」

雪竇一日上堂，眾集定，乃曰：「雪竇得與麼長，諸人得與麼短。若有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

師曰：「雪竇老人雖則高出一籌，千古之下遭人怪笑。當時若問齊肩句，但對他道：『待老漢腳跟點地著。』」

雪竇到大龍，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卻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那？」竇曰：「者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竇禮拜歸眾，龍卻喚曰：「適來問話底僧出來。」竇便出。龍曰：「甚處是老僧瓦解冰消？」竇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竇不顧。後舉似南嶽福嚴雅，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竇曰：「和尚更須行腳。」

師曰：「雪竇老人大似箇黠兒，拾得風流袋，不顧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

雪竇舉：「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挂缽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缽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為師。」

師曰：「雪竇雖則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帶累多少人生陷地獄。要識三員無事道人麼？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師曰：「督亢圖窮匕首現，旁觀者為之髮豎。還有不惜性命底漢麼？」

天童宏智禪師因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童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童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童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童曰：

「透一切色，超一切心口，如理如事又作麼生？」童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童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師曰：「者僧久客未歸，猶思故園風景。天童老人不惜老婆，與他話盡雲山。若是未能身裏出門者，何異夢中悲喜。然雖如是，瞞皋亭不得。」
雪竇鑒禪師參翠山宗，宗問：「道者竭力，不無其勞。」鑒曰：「須知有不勞者。」宗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是如何？」鑒曰：「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猶是途中主賓。如何是主中主？」鑒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鑒口，鑒拓開便行。
師曰：「翠山恁麼問，雪竇恁麼荅，盡謂賓主穆穆。檢點將來，大似持缽不得，詐道不饑。」
丹霞淳禪師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卻，十成底事直須去卻。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問步，披毛帶角混塵泥。」
師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丹霞老人恁麼為人，難免盡喪家珍。」
天童如淨禪師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囚！火爐動也。」
師曰：「天童老人大似貧兒暴富，賣弄家珍。皋亭當時若見踏翻便行，令者一隊趨炎附熱漢凍殺，有甚麼過？」
鹿門覺禪師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此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
師曰：「鹿門恁麼示眾，也是依經解義報恩。雖善斷章節句，怎奈打失眼睛。皋亭一出孃肚皮，便開眼見明，閉眼見暗，至今胸無一元字腳。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又何用別作解會也。別無難易，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辨得者出來吐露，不知者切忌心麤。」
磁州大明寶禪師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秖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昏悶，乃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箚，曰：『原來在者裏。』」
師曰：「大明雖婆心切切，若是皮下有血底，自然不甘。還有為古人出氣者麼？皋亭要問伊：知痛癢也未？」

磁州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為事。」巖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巖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巖手曰：「作家那！」萬松曰：「死灰裏一粒荳爆。」

師曰：「萬松老人錯下名言，殊不知青州勾賊破家。我若作普照，待問：『而今如何？』拈棒趁出，免見互相鈍置。」

報恩秀禪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恩曰：「善解龍吟。」

師曰：「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奈尤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寶遇著瞎波斯。」

西京少室雪庭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師曰：「為是荅者僧語？為是別有道理？者僧當時若果然會去，乳峰至今橫點頭豎點頭；若也不會，祖師歸天竺久矣。」

西京少室靈隱泰禪師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承，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曰：「大小靈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西京寶應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應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師曰：「寶應老人平常六韜三略，七事隨身，恁麼荅話，大似坐觀成敗。然雖如是，還覺腦門重麼？」

南陽香嚴才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嚴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如何是事法界？」嚴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嚴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嚴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師曰：「香嚴只知指疆畫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會即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西京少室俱空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空曰：「石烏龜向火。」

師曰：「者僧當時悟去，可以隨處作主。若更去東卜西卜，則病在心頭。」

壽昌無明經禪師，問僧：「趙州道：『臺山婆，我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闕了也。」昌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昌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師曰：「臺山路惟趙州與壽昌老人親履實踐，故不與為讎。可惜者僧當時舍近求遠，遂成周遮。若是皋亭，待他道：『老僧一生也不奈何。』但云：『和尚更須買草鞋行腳。』不圖勘破壽昌，并得參見趙州。」

雲門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你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

師曰：「者僧雖善步趨，猶欠返擲。檢點將來，也是邯鄲學唐步。」

雲門在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問門曰：「他道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你且道是那一句？」門推出傍僧曰：「大眾證明。」棲頷之。

師曰：「披沙揀金，還他雲門老人眼親手快。若是內中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莫道雲棲，便是高峰亦拈不出。何故噇？大眾證明。」

雲門因僧參，乃問：「你行腳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門剔破圓相。僧敲桌三下，門卻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門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卻，門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門便喝出。

師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僧不識大命，擅自對壘，及乎被雲門大書露布，方肯束手歸降。」

雲門因中丞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復問，門曰：「古佛過去久矣。」

師曰：「雲門金針暗擲，辜負鴛鴦獨宿。者俗漢錦衣夜行，不思故國風光。」

武夷山東苑鏡禪師上堂，良久，云：「還會麼？千古萬古事，當不得我眉毛縱一縱，當不得我額頭點一點，當不得我拄杖子卓一卓，當不得我震聲一喝。你若不會，燈籠露柱替你下涅槃堂。且道為甚麼如此？噫！立地死漢有甚麼救處？」

師曰：「皋亭當時若在，但撫掌云：『者老漢熟處難忘。』」

寶壽方禪師與石車禪師同坐，司理黃元公問：「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碾便死。」壽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師曰：「兩箇老老大大，向俗人面前呈款。若是皋亭，待問：『兩石相磕時如何？』只喚黃元公，『你擬向甚麼處迴避？』雖然如是，也要救取元公始得。」

天界盛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和尚不知某甲那？」界曰：「野狐精[跳-兆+孛]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界曰：「苦不是新羅。」僧禮拜，界曰：「村夫喫橄欖。」

師曰：「者僧纔從漆桶裏探出頭來，被人喚作村夫，不但安名，并亦得號。」

天界問僧：「汝是延平來底麼？」曰：「是。」界日：「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界曰：「蚯蚓驀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跋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

師曰：「天界先師費許多氣力作麼？若是交劍潭龍，莫道者僧，恐闔城人未夢見在。然雖如是，老漢卻被者僧勘破。」

天界因僧問：「如何是常住三寶？」界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界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師曰：「天界先師是則固是，然所費太奢。者僧果能奉持，受用無盡。其或擬議，祇好東看西看。」

天界因僧問：「石頭和尚，有僧問：『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界曰：「藝壓當行。」曰：「請問和尚，如何是道？」界曰：「好皮不染皂。」「如何是禪？」界曰：「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答意有同別否？」界曰：「白馬廟前好傘舖。」曰：「不會。」界曰：「木屐店在對門開。」

師曰：「天界先師果然藝壓當行，祇是不合將石頭和尚家私輕易拋擲。可惜者僧不識好惡，喚作平常骨董，往往向白馬廟前錯走。」

石頭垂示曰：「語言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出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曰：「者裏針箚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

師曰：「大小石頭，祇知坐斷天下舌頭，不顧路絕人荒。皋亭今日和泥合水，三十年後切忌錯舉。」

隨州護國守澄淨果禪師，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國曰：「地下底一場懨懶。」曰：「滴水滴凍時如何？」國曰：「日出後一場懨懶。」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國曰：「三門頭兩箇漢一場懨懶。」

師曰：「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人問皋亭：笑箇甚麼？笑一場懨懶。」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天童覺曰：「露裸裸，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師曰：「說甚麼無稜縫，直得七花八裂，塞壑填溝，帶累多少人流蕩忘返。有人問皋亭，但對他道：『西天斬頭截臂，我者裏自領出去。』」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法身主？」山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否？」山曰：「斬。」

師曰：「入鄉問俗，入國問禁。者僧拋家亂走，處處去伶俜下乞。若不斬卻，幾乎認奴作郎。還識曹山麼？四臣不昧苔封殿，禁苑春深總未知。」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師曰：「可惜眾中無人，何不奪來拗折，免得古今人盡向節目更生節目。不見道：『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吾將以為教父。』」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眾久思法誨。」山曰：「打鐘著。」時大眾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復問曰：「和尚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山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師曰：「大小藥山龍頭蛇尾，當時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亦免後世兒孫箇箇被葛藤樁絆倒。雖然如是，要識藥山麼？有時獨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保福展禪師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顯曰：「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曰：「說甚較些子，直是未在。雪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劈脊便棒？何故聱？從來孝子諱爺名。」

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曰：「沙米一齊去。」洞曰：「大眾喫箇甚麼？」峰遂覆卻盆。洞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師曰：「雪峰貧恨一身多，不知尊貴家風自別。當時若解轉位投機，又豈同門外遊人？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頌古

世尊初生。

躍冶之金自不祥，干將鑄就赤眉殃，乾坤撥亂稱元首，竊國紛紛有憲章。

世尊拈花。

蛾眉初覺試新粧，一種嬌羞沒處藏，推向畫樓誇眾藝，偷香端的許潘郎。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上來下去總虛張，法令何曾會舉揚，不是傍人添註腳，幾乎空討一場忙。

德山托缽。

曾向藍田射石虎，幾經塞外息狼煙，而今潦倒隨兒戲，要中紅心那一邊。

傅大士講經。

聽，聽，大士何曾解講經。晝見日，夜見星，雪打梅花玉一庭。多少雲山歸未得，幾人能不自伶俜。

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

吞吐乾坤老作家，一塵不立舊生涯，後園荒草憑驢喫，多少王孫怨落花。

新婦騎驢阿家牽。

首山驢兒撥剌剌，新婦倒騎怕跌殺，汝水東流過汴城，莫教溼卻凌波襪。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因甚麼天台山至今嶷然？

摩月干霄勢莫凌，春風歲住赤霞城，平田庄上憧憧客，推倒方知路不平。

九峰虔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問出，秖是傳語人。』是否？」

虎驟龍驤越大方，金聲玉振豈尋常，要知尊貴深深旨，臣相當途印不彰。

風穴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風穴倚官挾勢，盧陂帶水拖泥，致令祖師心印，幾被俗人輕窺。鐵牛機，鐵牛機，朱點窄處太離披。

巖頭因僧問：「古帆挂後時如何？」曰：「小魚吞大魚。」

野老相將問卜居，太平無象儘容與，古帆挂後鄉關杳，惟見小魚吞大魚。

經題[米-木+八]字。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風捲殘蘆墮秋水。隨波泊在釣魚磯，無限魚龍不敢視。長的如戟，短的如匕，驚得龍王按劍起。夜來風雨落滂沱，萬象森羅談不已。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門人興舒等編

法語

示瞿次知藏

從上聖賢與常人異者，不過立身操行不苟，故能照耀今昔。所以身為道本，言乃樞機，其令人信從，如影隨身。故曹谿始從黃梅負舂，後來傳衣缽、繼祖位，甚至感王臣師禮，於今千有餘年，宇內尊崇如泰山。當其負石舂碓時，不過一力作賤役，又誰識所行所為皆聖賢事業？今人名色盡向上第一等，而行事與輿儓傖傭之不若，其能振末世、光前謨，吾未之聞也。何以故？昔之學者為道求師，焚身斷臂，采薪汲水，除糞扃輿，故曰身為床坐，身為奴僕。今之學者為名求師，不過豐飲食、厚軟暖，色斯媮、言斯從，嬌其故習、寵其作媚，以為恩深，稍不順己，便離心背德。又何曾似古人鞭背流血而不恨，褫剝衣裙而不怨，驅逐墮崖，扃門折足，甚至三登九上而不憚勞，易服潛形而不為恥，舍邪歸正而不為欺，求賢遠偽而不為非？斯皆哲人事業，見諸行事。又豈似今時行腳訪道者，言不與心親，道不與心明，德不為人感，智不使人矜，事不堪人傳誦，行不致人取並，焉敢望人之信重尊從也哉？瞿次喜子親依皋亭，其任力荷眾，別於他人，持紙求開示語。予故舉古人可以為鑒誡，有益於身心者，令其入深躋遠，直至古人地步，庶幾與師友聚首，非是閒相識也。勉之！

示雪巢侍者

趙州云：「不貴苟得，不踐高名。」今時剎竿如林，參學者憧憧，師不審資、資不擇師，彼此相欺，惟貴苟得。觀其用心立身處，真庸流之不若，焉能跂及古人項背？況有高名不踐，能光明碩大者哉？今人之天資志氣未嘗不有過古人者，第發心行腳、親師擇友、立身存心，事事與古人悖。何以故？古人用心要自肯，今人求他肯；古人立身期遠大，今人甘卑尠；古人擇友取直諒，今人愛阿諛；古人敬嚴難，今人事簡易；古人行腳為見道，今人好奔馳；古人發心畏生死，今人念名聞；古人重法為人，今人輕法利己。此皆近世聞見之昭著者，安敢望法門之再振、吾道之興隆也？雪巢侍者稟質木訥，樸實少華，乞假歸閩省親，持紙求開示。予喜其誠篤，

故不敢彼此相欺，聊舉邇來叢林獘端若是，有血氣者當痛心疾首取法古人，則古人不前、今人不後也。

詩偈

巖上吟

煙水周旋罷，匆匆只閉門，莫將黃菜葉，流出白榆村。鑿石心堪種，撥爐火尚溫，幾多賓主句，捫蝨向誰論。

又

一把黃茅屋，還藏犢鼻禪，果然天地大，愈見佛身尊。五嶽瓢中影，千秋衲上痕，若能名實具，目擊可忘言。

又

驅犢前溪牧，隨流入草根，石斑新蘚滑，路沒舊燒痕。秋月從人喻，此心許孰論，寒山詩一卷，細讀可招魂。

又

亂後人家少，山前俱廢村，桑麻侵蔓草，雞犬絕黃昏。炙背移磚枕，燒茶洗瓦盆，幸餘行腳地，一衲舊乾坤。

又

藤蘿穿石磴，新竹破籬門，水筧常留月，瓜棚暫作軒。護持梅子樹，布置菊花根，一歲經營始，寒時好負暄。

又

荷鋤歌白石，種荁上高原，不識樵人面，惟聞向我言。前宵賣乳犢，昨日鬻親孫，難免誅求急，願來依世尊。

尋山

芒鞋曾蹋破，五岳半浮沉，不畏身難隱，惟愁塵易侵。天地終還樸，人情始見深，未嫌支遁癖，且再過前岑。

縛屋

山林宜草率，廓落見真情，病骨憐衣破，龕燈懼滅明。藉茅防滲漏，擇木拄欹傾，結構須乘早，秋高幾日晴。

編籬

野曠防侵亂，山居須護持，斬荊填缺陷，劈篾整支離。秋月經行夜，寒雲出入期，古人深遠思，戒止見當時。

栽松

草堂當此後，標致望誰尊？秀色非無種，堅貞別有根。移雲潦倒共，抉石淺深存，戒令遲剪伐，參天勢莫捫。

鏟草

疾惡心無異，傷慈莫近刑，芟夷存地步，束縛既清寧。火燒根難蔓，霜侵莢易青，荷鋤工不匱，勿使害門庭。

筧水

山廚初乞火，煮粟必營泉，策杖尋雲竇，攀藤入亂煙。源分隨曲直，石落聽潺湲，秋熱均鄰圃，無勞讓後先。

折蔬

小圃霑秋雨，青青色可餐，攜筐採白露，引灌帶黃昏。味澹心無辱，安貧志所存，舉盤思欲共，把箸媿難言。

移竹

讀書深不解，終日只看雲，晤對無他物，相思有此君。南風先致意，秋雨後殷勤，活計雖平淡，聲音自可聞。

采茶

平原春事足，草色上衣香，入路煙埋石，歸林綠滿筐。水分秋跡淺，月借雪痕長，持此堪相語，山中意不忘。

書妙高菴壁

幻住雲中已一年，青青山色有誰憐？綠蘿涼月緣階上，消受婆娑半榻禪。

又

青山有約記當年，為愛蒼松不費錢，霜夜寒濤供客夢，餘聲瀝亂打窗邊。

寄棲霞鶴谿兄

六朝松裏晉時寺，坐久成勞老簸箕，脫卻一雙翻著襪，波波赤腳走塵涯。

又

鋤頭活計舊家私，耕轉前坡種蒺藜，半拍綿州煙月調，令人平地墮雙眉。

留別丹叔

缽裏餘香始見心，還言相共水雲深，廬山面目分明在，著得芒鞋便可尋。

寄天界谷語兄

破院支撐已十年，鬈鬆一缽乞寒煙，王城踏遍歸來暮，衲擁青灰枕月眠。

寄贈苕上嚴三求

曾聞苕溪清且長，匹練滉漾神龍藏。頭角至今不肯見，疾雷閃電生其光。又聞雲霞飛晴岡，峰巒面面芙蓉裝。我亦有懷非旦暮，竹杖麻鞋試秋霜。探彼窟宅人其底，請為蒼生治霖雨。

答棲霞睡翁兄

千佛嶺前師表堂，六朝人去思茫茫，青山有主留真法，白雪難酬勝夜光。澗草品泉衣濺綠，崖花宿雨缽函香，年來歸路渾無恙，松月高寒人夢長。

題畫

柳色陰陰蔽日明，野亭孤溆少人行，江空惟見蘼蕪影，想是錢塘潮未平。

寄懷明招補兄

九年不相見，空寄幾行書，僧史同誰較，山雲應自鋤。麻衣盛蠟屐，竹杖引清渠，他日傳燈譜，先圖白髮疏。

藥地智兄書至喜而賦荅

五承書記問題梅，都作錦鱗腹裏胎，布網屠龍空說劍，藥籠指馬實藏雷。炮成具茨天無縫，弄出泥九地有坯，遠餉餘滓慚過分，祖關遙肯為余開。

寄借菴弘子

寄言石門關中主，疊足看雲事可捐，莫學興化嗣臨濟，還如趙州見南泉。塵中得旨須分印，物外行權好著鞭，楊廣山頭青未了，覓將餘燄作燈傳。

送嘯谷知藏歸江西

廿年不作歸鄉夢，山水蒼茫半失真，若到匡廬為問訊，石門高扃待何人。

喜且翁和尚過皋亭

曾聞豎大義，高揭衡山空，骨力岣嶁聳，襟懷洞庭雄。原宗深有辨，喻指幾能窮，得共終宵語，微言可化龍。

送光典客歸省

師老宜歸省，道情出世長，且將雲水意，為作火爐香。竹錫扶春雨，磁缾簪棣棠，到家應得句，舉出驗諸方。

泉書記得天然水如意賦詩予喜和荅

盤根臃腫得春全，雲氣芝神兩舁妍，化母有心歸草木，山靈無計護天年。書生舞罷風流在，大將歌殘老志堅，且讓山翁閒指點，從教花雨遍林泉。

峨峰

峨峰天半聳，秀壓萬山青，海甸遵神化，叢林仰魯靈。蒼黃分草木，涼燠辨郊坰，砌石開田處，風雷晝不停。

廩山

二姑排遠嶂，五嶺燠蠻分，清冷秋空月，蒼茫煙樹雲。啼猿多領子，歸鴈慣隨群，似與諸天近，微言信可聞。

溪行

花底啼鶯聲妥帖，沙間立鷺步從容，正隨柳岸看船渡，風送原西寺裏鐘。

麥羹坵

一鋤雨雪趁春風，壟月煙疇汗血功，百世道能通帝座，綸音親問綠簑翁。

老人石

鬚眉原帶煙霞色，肝膽深懷日月光，十二金人歸漢苑，春秋惟見穀城長。

寄巢者法姪

明霞高映秋天迥，河渚伊人隔路長，幾度鴈聲砧杵下，又隨夜色入松窗。

辛亥冬省月坡老師

廿年重得侍巾瓶，一榻龕燈孰夢醒，鶴髮息深存化母，漆瞳照轉辨晨星。住山有句過鴻寶，出世忘機任楚經，自愧鈍根名廢實，幾勞心力慰伶俜。

落梅

雨後殘花落滿苔，鳥啼餘夢喚春回，明年為報長安客，馬首還期折寄來。

寄皋亭舒長老

皋亭平地起骨堆，引得群峰爭崔嵬，晝倚晴嵐不改變，日月旋遶無時開。我昔誤入桃花源，姓名流落在漁船，風雨飄花隨流水，相傳此處別有天。汝既高踞雲錦上，把竿穩待雲雷放，戴角擎頭逐浪來，絲綸一擲機宜當。他時莫謂水無鱗，明月滿載漁歌唱。君不見，任公十二牛餌釣其龍，能用大者所得奢，豈似溪澗摝蜆蝦。

讚

釋迦佛(怪石為座)

如此危峻，安能孤坐？為憫眾生平地遭墮，以勇猛力裂愛欲鎖，大千世界一肩擔荷，所以天上人間見相聞名，盡去拈香擇火，無有一箇半箇向空劫已前著眼看破是渠是我。

又(圓相內坐蓮華上)

人人心內，誰不有此。世界未分，名自何起？費盡腕頭，邈難相似。所以趙州，稱念弗喜。韶石跛師，喚作乾矢。眾生迷倒，認物為己。果能轉物，知慚識恥。華敷可坐，月臨秋水。

托缽佛

進止有儀，施受有度。善哉佛子！以法而住。

大士(坐一瓣蓮葉)

眼能觀聲，耳能聽色，一處休復，六用咸克。眾生悲心，諸佛慈力，體具兼之，實憑實式。見相稱名，如味蒼蔔，熱惱清涼，半規誰識？

壽昌經老和尚

推倒大好山，露出峨峰天半；透過祖師室，浚深曹源波瀚。振起二百年已墜之綱宗，掀翻五燈譜陳腐之公案。贏得古佛閒名遍滿

神州，闢有壽昌門庭峨嵲霄漢。乘願力示現兩身一姓，非衣不換；應遺讖重來單絲九鼎，青山暮旦。開田說大義，麥羹丘尚流血汗；砌石闡家風，破蓆帽猶高檐岸。鈯钁一柄傳兒孫，海墨書乾難盡讚。

東苑鏡老和尚

武夷巖巖，九曲潺潺。石屏之下，睡虎耽耽。奪峨峰印，搴博山旗。險坑跨過，佛祖皆迷。機如劈箭，舌如雷電。生涯鈍钁，見者股戰。崖扉高扃，瓦鐺自挈。千聖不傳，祇此妙訣。本色住山，冷襟誰類。藥嶠汾州，差可比擬。末後句子，函蓋相邑。長嘯一聲，乾坤辟易。世衰道降，心燈邪坱。遠嚮真風，魄褫魂喪。奇生也晚，未識大全。嘉言善行，得獲遺篇。作此贊詞，以塵足岳。厚載之量，肯拒堊濁。

天界盛老和尚

死貓頭上親沾著，佛病祖病齊發作，高逞知見跨峨峰，拗得一橛利逾鍔。自謂絕世之珍奇，九曲溪邊打失卻，赤手無錐何所為？汲汲彌縫造嵩岳。從茲名句遍天下，足跡幾遭魔外削，身雲澤物四十年，象龍追步乘頭角。王侯士庶等目觀，踞坐禪床恣酬酢，伯仲之間見杲洪，峽瀉河傾失安約。憂天愍人赤子心，一視死生如展縮，我師隱德讚難窮，虛空五彩重丹臒。

自影(潤首座請)

生晝香之里，而目不識六七；出千佛之世，而志不欲作佛。有說法之名，未肯與人箇元字腳；無容眾之量，居嘗龍蛇繞座奔。如此紕繆師承，濫膺人天，真佛祖冤讎、叢林殃害。分付潤首座為伊埽蹤削跡，庶幾於壽昌門庭斯賴。

又(孝西堂請)

澹寫春山瘦骨露，平鋪秋水兩眉寒。空王有俸渠慵食，背上生毛仔細看。噫！太無端。從來孝子諱爺名，翻笑叢林著熱瞞。

又(證侍者請)

貌不過常人，行未齊先哲。學道遇明師，而未盡師家底蘊；參禪遭毒辣，亦何曾斷臂立雪。所以說法不依格則，動履不循途轍。知者謂是遁天戮民，不識者指為緇中蝨蠆。更有一樁醜處，三十年用不盡底，被侍者漏泄。

介山頭陀小像

未虎嘯而胸排萬古，能探天目之靈祕；已鵬奮而眼空一世，肯涉五湖之驚濤。行人之所難行，忍人之所難忍，總知極平常、極容易，而智不能知、識不能識，其顛倒英雄、殺活凡聖，豈非龐蘊之儔、萬回之伍？就中一著不顢頇，待三十年後，聽其自己向天下人道破。咄！

無年齡公小像

楞嚴讀罷，正受現前。心與天遊，象帝之先。塵剎其說，不許言詮。軍持炷香，火用薪傳。

佛事

禮悟空禪師真歇了祖靜照塔。「空劫已前誰是主？舟霞掌下錯承當，面門劈破無尋處，贏得閒名滿大唐。閒名既滿，大唐為甚麼無尋處覅？」以拂子拂一拂，曰：「到家不怕語聲高，一盞清茶一炷香。」

壽昌重開山經老祖塔。「盡道同時不識祖，分明指示也無端，致令石峽逆流水，倒入西江太瀰漫。教眼宗眼兩何長？振衣而起海天寬，好山踏破歸休後，贏得峨峰天畔看。看即不無，畢竟作麼生與老祖相見？」良久，曰：「兩輪互繞無終古，鳳宿龍巢影不彰。」

見如謐老和尚塔。「正明不露誰能辯，指據紛紛事始彰。天下盡稱為伏鳳，四目八臂休相望。休相望，且道今日作麼生通信？四山草木深秋後，盡是吾師汗血黃。」

竺菴成和尚衣缽塔。「分付紅爐徹底煎，要見真金色愈鮮，致使劫火瓦礫地，傑閣危樓勢插天。自是神功勞百戰，大不宰遵古勸，湘南潭北不隔線，幾對晴嵐目光眩。黃龍峰下路同踐，秋風颯颯阿兄面，此心未許傍人薦，伽黎古色終無變。」

雙峰存和尚塔。「叢林此日鬥舟黃，阿兄劈板振古綱，為報四方雲水客，離言句子好商量。休商量，揭開向上千峰眼，始見高深一道長。」

其天浩和尚塔。「從來同步不同途，鷺入蘆花類自殊，墓隧松枝堪挂劍，相逢誰識此心孤？心不孤，不住青霄看變化，肯留潭影蟠明珠？」

海會塔設供。「大功不宰理原常，只此歸趨勝覺場，好看峰前流水意，滔滔不盡願猶長。」

廩山忠祖塔。「熊耳峰高月影寒，一輪足可自盤恒，歸來枕遍青山色，折腳鐺兒不肯瞞。恭惟洞山下第三十世祖廩山蘊空忠老和尚之塔，青萍獨倚，看天外之飛鴻；明珠深抱，待寧馨以親授。舌本藏雷，儘天下人鬥紫亂朱；身同潛角，聽塵外客說青道黃。少室得髓，荷綱宗而傲世；峨峰續燄，付心印以標宗。以故，巍然廩嶠，四海咸稱尊貴；浚哉石硤，一脈賴此流長。不肖五世孫某，遠承慈蔭，慚繼芳蹤，懷瓣香以躬獻，表愚志而自焚。雖然如是，正恁麼時，如何奉重？黃閣簾垂恩光普，青苔日照視聽親。」
掃父時顯府君墓。「生緣誰敢昧斯身，謾道而今始識親，踏遍山河皆是血，白頭人禮黑頭人。」
掃母何氏孺人墓。「借借之機豈易常，森羅倒影落寒塘，二十四年看不厭，青山依舊白雲藏。」
廩山忠祖忌辰燒香。「青萍磨得問如何，千聖要從腳下過，謾道今朝無伴侶，眠雲枕石不勝多。」
桃花山影堂上供。「眾山齊出爭雄長，頭角崢嶸踞一方，隱德至今稱伏鳳，根株原不借春光。恭惟桃峰開山寂菴老和尚，大好山中鏟草，骨性天成，如騏驥不受控勒；桃花嶺上藏身，慧辯生知，似鸞鳳必合衝霄。住山六十年，高懷可並無業；操行九十歲，眠雲能繼思大。所以欲隱彌露，馨香晚彰。茲者百歲彌壽，敬淪杯茗瓣香，少展微忱。且作麼生與老和尚相見？」遂燒香曰：「千峰萬峰齊拜倒，滿空花雨晝濛濛。」
福山和尚封龕。「坐斷簫峰寢萬機，含生無路辨離微，如何令人疑生死？利物真慈識者稀。恭惟福山堂上石潮法兄和尚之靈，托跡淮南，並青華嚴之骨氣；道行江西，方洪覺範之風標。渠無生死，未出母胎覆卻船；示有涅槃，纔入塵勞翻著襪。兩主名藍，瞎卻石頭一城人眼；一表化儀，揭開琢煉千古師心。卮言出轉，腐爛盡為神奇；風句飛攝，強項皆成法幹。正擬慧日長明，何期真燈遽滅？萬象悲號，眉斷青山；森羅哀泣，淚翻碧水。智弓方釋，波旬重豎赤幡；悲駕暫停，人天更驚白墮。茲者紫羅帳合，視聽難通，夜明簾卷，轉功得旨。雖然輟櫂停輪，畢竟為什麼邊事？」良久，曰：「雞足山前無異路，熊耳峰上有真規。」
舉龕。「獨坐無尊卑，從來類不齊。隨他顛倒欲，新婦倒騎驢。古帆高挂凌風上，好看小魚吞大魚。」
闍維。「金不博金，火能入火，莖莖莫向此中尋，疑殺當年破灶墮。」擲火炬，曰：「三世諸佛，箇箇將錯就錯。」
懸真。「位次不用安排，天然坐得恰好。閒對青山送落暉，笑看一老一不老。」

郢柏旭維那火。「興化擯克賓出院，皋亭將郢柏火葬。事既兩般，理元一貫。若道恩怨不分明，留與叢林作公案。」
道因耆宿火。「般若體，般若用，寒山拈帚，拾得念誦。木葉落時秋潦退，黃花開處香風送，此回端的不是夢。」
佛生禪人火。「佛本無生，今云何滅？生滅去來，似月圓缺。今年冬早雨無多，且看紅爐飛片雪。」
心月耆宿火。「如來惟說一心，天上只有一月，譬喻言說無窮，光明照燭無缺。如今月落言路斷，畢竟作麼分別？」擲火炬，云：「萬里神光一條鐵。」
綸副寺火。「焰裏絲條誰見縷。靉靆雲中別有天，神光萬里無遮障。謝家人不在漁舡，綸子者回公案始稱圓。」
知予老宿封龕。「四山相逼時如何？月朗霜空散彩多，石瘦水枯光不亂，惟留清影在煙蘿。知予達公，童真入道，七十年打成一片；盛世為僧，彈指項頓超三際。慈悲濟物，忍草遍發山前；苦行居躬，紺宇撐空霄漢。所以若緇若素，咸遵德化；或遐或邇，盡慕芳聲。茲者化緣既畢，能事云週，要顯圓光萬里，以故藏身一室，必使錦縫重披，還須密移那畔。」貼封條云：「鳳舞丹霄機不立，金剛腦後示重輪。」
舉火。「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說法，知公老宿與三世諸佛譚禪，祇要見諸行事，不許寄以空言，免教守株待兔，貴在得魚忘筌。」擲火炬，云：「不是五位與三玄。」
王居士火。「曾擁雕弓唱凱歌，天山定後絕淆訛，而今纛掩西江月，特繞蓮花奉佛陀。」擲火炬云：「也不較多。」
月坡老師封龕。「昔未曾生，今云何滅？七十餘年獨嘯好月，如今月落長空，誰敢到此亂說？」
為天界巨音和尚設供。「古佛堂中曾入作，剎竿推倒善世門，兄呼弟應如相諉，斯道寥寥不可論。恭惟天界堂上巨音選公和尚，靈根夙植，妙齡得契心宗；智性天生，旦氣早膺法印。弘大法，歷盡艱難；擴正眼，幾蹈危阱。百折不回，魔外化為神足；兩間能任，宇內仰作心城。盡擬道同佛日，何期壽並白雲？嗟保社之凋殘，實吾門之不幸。茲者聞訃之初，特效蘋蘩之薦，表法乳之同源，冀慧燈之普照。雖然，天界和尚鑒臨畢竟以何為驗？」拈香，曰：「圓通門啟無終古，大地群昏只者機。」
資福天目禪師入塔。「獨坐無尊卑，諸峰類莫齊，白雲籠不住，露出碧崔嵬，看他描邈者，返擲共雙眉。」

銘

旰郡金樓峰寶輪寺知予耆宿塔銘(并序)

禪師名道達，字知子，郡之徐氏子。七歲投壽昌沙門元賓為驅烏，有大人器度，賓每過督而不見其退心。至二十受具成大僧，見如謐公鍾愛之。寶輪乃唐宋古剎，久湮沒，皆瓦礫荒墟，晝夜芟荊榛、拾殘甓，三十年復還舊觀。未幾，明運數厄，國鼎遂遷。一旦遭兵燹，諸有燼盡，師不少衰，以謂災因時變，我以願持。不數年間，百廢復舉，四方緇素咸歎為希有，遠近聞名見相，未有不遵德化而被真風。然而景暮齒尊，禪誦之餘，雨笠煙簑，無輒寒暑，猶自慊然終身，以行門不如古人。至於諸方尊宿及壽昌祖庭知識，請法質疑，問辨奧義，迨無虛往。以時歉歲荒及接壤鄰封持鬥忿爭，恒輒食週濟，以身排難。然皆至誠導人，俱望風音而消狼毒，飲醇味以發善心，所以紺宇撐空，叢林香繞。忽示微恙，遣徒以藍輿迎予，囑以後事及叢林大節，遂而趨寂，乃乙卯仲冬三日也。師生於萬曆丁未，世壽六十九，為僧六十二年，度徒子若干人，俗弟子不可計，茶毘送喪者遍原谷，哀慕如考妣，非有過人之智，感人之深，何能若是慟也？於戲！世界滄桑，俄而遷變，況有限之身，能住世幾何？第六十年為僧，始而事師學道，中而為法求人，濟物利生，尊賢愛眾，末後歸休，猶以護惜叢林，住持佛法為憂。其生平操行立身，垢衣惡食，勤勞穫耕，謙德自居，皆可稱述。今者繼祖位而貪殘不去，至老死而利釀愈深，真烏鼠之徒，聞師行而不愧，是佛門之闡提也。予主祖庭五載，師為法為叢林，雖祁寒溽暑必奔至，每相見以憂世愍人為念，是知師在家為賢良君子，出世為真佛種草。其弟子某等，以師老，先製壽藏於寺之右掖，而未有銘，以予為知師之深者，丐一言而識不朽於塔上，以永孝思於後世也。為之銘曰：

衡霍之源，千里分榦。蓼花一穗，天開屏翰。牛嵊欻起，群峰羅逶。芙蓉瓣列，光削出麗。區布黃金，輪持萬尋。栴檀圍繞，僧寶若琛。辟塵離世，任佛重誓。以身說法，梵壝力衛。紺宇蔽空，舟碧絢目。像設莊嚴，見聞心肅。歲歉時災，已恒輒食。分饗四來，其心無慳。六十二臘，無改其操。使鑊驅犢，不少為勞。尊賢重道，覲聞祕奧。沍寒溽暑，躬為之造。末後歸真，儘可指陳。預卜化期，叢林是遵。寺之右掖，壽藏是穸。龜鳳蟠旋，天休神宅。

旰郡永光弘比丘尼塔銘

夫道之寓於物也，無貴賤男女，無小大異同，惟心融神契者之為聖為賢，心蔽神昧者之為凡為外，然於道亦無貶損焉。猶日月之在天，雖江河行潦，陂池溝洫，清濁涸溉之殊，影落其中，則光耀亦不為之少虧，況稟乎陰陽之適，靈知之源，妙契自心之大，至道之常也哉！吾於永光尼，亦得而論矣。當其良人之喪，姑欲奪其志，惟縞衣綦巾，誓彼柏舟，引刀斷髮，把鏡撫面，即古之貞烈，不過是也。既許身而祀佛，能求道以達志，嚙冰茹荼，焚頂矢誓，苦參勵行，雖無著總持，又何加焉！以故事久論定，一生一死，亦可以無憾矣。尼名興宏，字永光，郡之周氏子。幼聰慧，誦《孝經》，能怡懌父母之憂。及字裘姓之子，不失中饋之常操，井曰奉姑嫜，與鄰婦別，故有異稱。忽夫喪，姑欲改適，誓死靡他。貧居孑立，無以營生，故許身祀佛，投郡之簫菴，禮尼大振為師。隨師初參天界杖人，示以主人公話，晝夜不少懈。布幃木榻，青燈碧篆，窮典墳，究心地，立行端有年矣。繼見青原然和尚，示之以本分鉗錘，不肯少假其言句，而志益猛利，心愈堅忍，披精進鎧，捧無滲器。後興國忍和尚主壽昌，來參請，忍和尚痛為煅煉，必以自證自悟為至。三年之間，參請至再，而壽昌以巖窠門庭，真若萬仞壁立，即諸方有擎頭角而至者，咸遭點額。況孱弱之質，濁漏之品，縱能變大僧而越分前請，其如大火聚中，焉肯容毫末乎？然而矢志堅銳，愈擲而愈壯，愈挫而愈利，不為之少減其鋒，眾咸為之怯，渠必以深入重關，則以到家為無事矣。歲辛亥，偶有觸覺，前之參請話頭，與所呈之伎倆打失，始信忍之不我欺也，遂欲請證其是。以夏期安居，不敢越制而往，忽沾疾不起，遂而順逝。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七，度徒法廣等數十人。嗚呼！眾生貪欲如火，諸佛聖人藉以明道見性，猶用之破暗熟食，故世不可無也。稍縱恣其燄，若秦之用以焚典坑儒，戕賊慧命，破壞真如，又何異哉？況一裙釵之賦，能自樹其身，使大家命婦、香閨英秀，而師其德、信其化，即身後之名，猶不忍湮其事，而使士君子致幣遠緘，丐予之銘而表之，非有大過人之操，能若是乎？今有假我衣服，惑慝真常，漂墮本有，恬不知恥者，至於毀教敗法，尤為得計，不亦大可哀歟！則予之銘，又烏得而已哉？銘曰：

群靈一性，本無染淨。趨向有異，遂分凡聖。譬如日月，光明四揭。江潦涔洫，影不少屈。稟乎陰陽，靈知之常。妙契本心，至道始彰。均舁雖別，豈類嬖媟。幼艾多慧，門楣高潔。及笄于歸，頡頏而飛。中道失侶，絃斷音徽。引錐撫面，鏡破髮剺。羅襦不施，綦巾自薦。煢孑無裔，柔弱身贅。視佛等慈，願焉斯濟。青燈熒熒，碧篆冥冥。赤軸黃卷，弔影惟形。木叉繼持，如捧盈器。涓滴有滲，白璧遭類。惟賢是齊，惟道是詣。茹荼吞

冰，志操愈銳。赴火蹈刃，期以正信。拚此革囊，誓求心印。萬仞龍門，誰敢輕捫。雷火一作，褫魄喪魂。躡足幾過，痛遭折挫。直須自悟，終不明破。忽然覺觸，如聞荼毒。打失伎倆，合笑合哭。擬求智證，時丁蹭蹬。一死一生，事久論定。稽古賢嫒，貞烈堪傳。無著總持，不隔一線。德有遺芳，行可舉揚。大家命婦，企慕不忘。特營窀堵，豐碣高豎。丐我銘詩，青山有主。

壽藏銘并序

康熙戊午仲夏之下浣日，住武林皋亭崇先顯孝寺，次住旰之壽昌觀濤僧大奇，從諸弟子請，而自敘其生平曰：「余豫之撫州雲林渭川里人也。父姓彭，字時顯，母何氏。誕於天啟乙丑之春，生而秀異，父母愛之。及髫齔，有大人氣象，鄰族皆稱為宗彥。年十九，世味泊然，思欲出塵，而世道滄桑，母亦尋終，遂投本里項山學出世法。以昵于俗親，故往來煩雜，舍之參瀘陽饒山鐵索老人。索以老病卻，乃納具于邵武之龍湖戒壇。及歸，命依上首月坡山主，受諸經論，并策發向上事。遂掩關于旰之覺僊峰，刻苦勵行，造詣忘身。關中誓不睡，唯行坐而已。未及一年，因履穿襪弊，以手納之。正思唯六祖在大庾嶺接蒙山曰：『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之句，忽然有省。自後出世文字皆通曉無滯，遂作書作偈辭坡，欲遍參諸方。坡壯其行，以故破夏往金陵見天界盛和尚。界以太平事當道，不許聚眾，乃上牛首聽素華法師講法華會義，因遍歷講肆。及界應棲霞之請，余再往參之，界一見喜之曰：『子何來之遲？』即留挂搭。一日，界垂示，余應答不少讓，并呈首山新婦、德山托缽諸頌。界微笑曰：『且喜無佛法知見。』余從傍曰：『頭上高峨峨，那得無佛法知見？』界與一掌曰：『者江西子，汝見個甚麼？』余作拈花勢，界曰：『江西子亂做。』直喝出，即日安入侍者寮。當是時，界之名動寰宇，問法者絡繹不絕，皆天下賢士大夫，其應酬文翰、支給常住與夫灑掃洗沐之任備為之，而參究不輟。一日，界晨起，余與眾兄弟環侍左右，界曰：『一夜勞苦不可當。』余曰：『何事？想和尚寢息不安乎？』界曰：『非也，夢中與衲子論有句無句公案，一夜神思費盡，難得有伶俐者。』余方執襪過界，曰：『疏山也好者一拶。』界劈面一掌曰：『天下人皆患此病。』余愕然曰：『噁！怪得五祖道相隨來也。』界又掌曰：『者也是拾疏山矮子的殘唾。』便推出。自是室中徵詰法門之玄祕、諸聖之要妙，皆應對無滯，界為之稱賞不置，每嘆曰：『惜吾老矣，使爾早生十年，我之生平大事則有所托，幸

子年齒方壯，有此知見，吾可無憾矣。』故師資相得，七年如一日。既而隨往博山入閩，命監夢筆院事，又以法衣囑余繼席，余辭不願離師，于是隨界從括蒼、金華返浙，時順治丙申年也。次年丁酉，皋亭崇先顯孝乃宋長蘆真歇了禪師，祖席久虛，而歇祖歸真之塔猶存，杭城眾紳士以界為歇祖嫡孫，固請主席，余為之首眾。明年戊戌秋，天都汪比部請予住山。又明年己亥，界亦以老病歸江南。居年餘而界寂，予奔訃金陵。庚子，浙中士大夫特書請余主法皋亭。既至，而殿堂頹弊不堪，過者驚將壓焉。當震風淋雨之夕，各擎雨具以俟晴明。且寺無恒產，每天寒地凍，不得黃蘆野菜，嘗五七日煙爨不起。鄰之賢者持三升一斗而至，見殘僧十餘輩，垂頭落頸，氣息不接，嗟嘆良久乃去，如是者四載。先是，汪比部元泰施材造殿，迄康熙癸卯，杭之方伯袁公一相、姚戶部元煐、戴文學班立及郡之善人，或磚瓦，或工資，皆不求而樂助，未期年而大殿落成。乙巳，朝庭有民僧之議，諸方鳴鼓辭眾。余曰：『僧為佛種，佛法所以陰翊王度，僧其可廢乎？善知識與衲子同休戚，眾其可辭乎？』誡知事勿辭，四方無依者皆歸焉。丙午，復建前殿，佛像、藏經、普同，凡叢林所宜有者，少備其六七，而衲子麇至。余登座說法，不敢沿襲近時一字，諸山耆德咸稱皋亭有古人焉。余自歉曰：『欲躋古人而未能也。』辛亥，黎川護法請主壽昌祖庭，不三載而江西、湖南、閩、粵皆揭竿而起。寺當杉關阨道，兩師衝突，殺傷遍郊野，余率眾掩葬之；疫癘滿山谷，余作藥餌施給之。自大帥以至裨將，下而士卒，見予皆無怒心。嗚呼！郡邑丘墟，村里失其故道，而寺之金碧巍然獨存，是皆佛祖之光被、天龍之呵護、執事之勤勞，故一草一木皆獲保全，庶幾可以謝罪於祖庭矣。丙辰，閩關通，余將欲歸浙，黎之紳士堅留至再，遂重修大殿、葺藏閣、益庄田，凡不足者補之。戊午，余必欲歸浙，而諸縉紳謂再造之功過於創始，懇終老于山。無何，春夏遘疾，執事請述生平以志不忘，并乞留壽藏以表化儀。余笑曰：『余本東西南北之人，遺骸枯灰、殘山剩水，隨處可安。且余一言一行，又何嘗有隱乎二三子耶？』而諸子乞之不已，曰：『和尚居壽昌、皋亭兩剎，皆從苦心血力之勞，況生緣本豫人，壽昌乃根本之地，而數載從劫火震蕩之餘，竭力保全，兼之輪奐一新，增其式廓守成之烈，有光太祖矣。願少留真跡，正狐死首丘之義，於理為安。且和尚素性不喜緣飾，說三會之錄不乞一序，皋亭興創之功不勒一碑，而出世本末又豈可乞當路貴人藻麗之文而譽之，以損吾師之真耶？』余不得已，方允其請，而自敘如此。卜寺傍三里許，地名郭富亭，坐乾向巽為壽藏，弟子其識之。」銘曰：

龍峰峨峨，　可瞻可式。　石峽源源，　可濯可激。

處此兩間，　中心無斁。　同心一儀，　密室泥黑。
深固幽遠，　瞻仰難得。　真歸有誥，　孤行其操。
後世緣飾，　不能少蹈。　視古之風，　跂古之隆。
而余何人，　敢膺斯崇。　祖庭是依，　叢林古格。
水剩山殘，　處之媿惻。　藉以歸休，　永安其宅。

師說行實後，疾復作，不起。至六月望，說偈辭眾。偈云：「五十四秋風月，幾為諸人漏洩。待到七月初十，記取者箇時節。」迄初九，猶晏息如常。初十早，索湯沐浴，更衣端坐。越申及酉，泊然而逝。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五。留七七茶毘建塔，皆遵師遺囑云爾。

門人興潤錄併識

嗣法門人興孝　興舒　興悌　宗弘
興泉　德神　興卍　溥證
覺範　興照　興敏等仝立石

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